左海文集

左海文集卷二

福州陳壽祺葦仁

靈臺偃伯賦 以功成奏凱民悅無疆為韻有序

謹案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此小異釋伯為師鄭文蓋有誤伯者師祭也說文示部引詩曰既禡既禂即小雅之既伯既禱周禮甸祝表貉之祝號鄭康成注云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是伯禡字通靈臺與清廟辟雍異名同實周官

有獻捷于祖之文左氏傳有治兵于廟之禮戴
記王制有釋奠于學之法偃伯謂禡牙之禮
耳敬比坿經訓為賦
國家盧牟六幕帶襟八鴻白民效貢丹浦馳風翦九
嬰之餘孽練七萃之元戎建匏瓜之齊斧桂榑桑之
神弓韜兵蘭錡肆禮蒿宮役百神而受職秉三曾而
者功維夫伯之為師祭也采吉日祠五兵受金法薦
玉牲禱氣勢之十百迎蚩尤於東平九伐則事優禂
馬三年而義在偃旌爾其冢社頒賑辟廱受成甫鑾
門於內閫旋卧鼓於邊營人鬼同揆風霆不驚天河

一洗欃槍無聲天欃為闓明月為候萬騎田鞭將軍
釋胄扃武庫而電收入甘泉而星奏平准薹瓚之朝
宴鎬傳杯之晝司馬之法答勞廣成之頌陳舊宣文
德於靈臺告武成於歸畢其臺也據位東南造天崔
嵬明堂外疏辟流旁滙立馮相使晨司屬保章以夕
在指威弧之正弦清貫索之執鼻旬始澄氛歸邪曳
彩枉矢銷鋒天矛捲鐏壘辟闓舒招搖錯璀星使新
歸祠官無攺廼鳴和鑾升爽塏槊釋奠覲獻愷靈囿
麻烏射宮脯臨禮終祭牙義貽釁鎧
皇帝曰都其若予來昔者天昌姬籙禮詔籥人天綱

祭於畢宿觀臺亞於盟津躍魚既燎流烏既臻薦俘辛亥進萬甲寅斷六二之牛羊狩千百之麇麋惟戎祀之事大故無文之秩新若乃鳴金鞀鸞建櫜不陳甸祝藏其祝號肆師罷其嚴禋返鏠旗於太乙廢梟鏡於黃神閉八通之鬼道停六祈之靈辰使弭兵於吹律止武於埋輪戢射乎軒臺之地作舞乎形天之民薄巫咸之詛楚陋兵主之祠泰此王者所以劑其喜怒而鬼神所以合其屈伸也於是候月來庭占風踵轍十煇書祥三階順節瞰四表以抗棲目中夏而烈接萬靈於明廷致諸蠻於茅蕝受則土之燾封

銘神丘之隆碣鏡海宇之清寧尅
天心之愉悅豈不以
受芝檢
席蘿圖舞干羽獻碧砮始防乎道德之塞終納乎仁
義之塗張樂於滕莒之寓修容於靖冥之區雖有貙
劉祭獸馬祖攻駒蒐春而享王社迎冬以助天誅亦
將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順四時之温肅覽萬方
之有無示按戈而講藝修釋菜而崇儒詎與夫腦沙
濆髓余吾血尸逐釁温禺收金人於右地禪姑衍於
匈奴者哉頌曰我車我馬我武維揚虎賁貺緻象載

服箱散屯上蘭息馬長楊朱宣定宇白阜圖彊百禮
孔皆五府斯張朝日夕月黝陰騂陽簫勺群慝䡉章
四方神靈之休祐福兆祥萬年
文治倬漢為章

祈穀禮成賦

嘉慶六年春正月上辛有事於
南郊禮也爾其賓寅出日欵酉書年春史司職青祇
告虔調宣五韙茂對九乾招嘉祥於農丈指膏壤於
天田將靈承乎
昊綷肸蠁乎
皇天獵三靈而甄貺接萬神而吉蠲乃
命容臺條頌祇之書集掌祝之士尋月令之舊章攬
易緯之名理稽九祭之異倫訂六天之殊旨別黃鐘
於司樂之分推蒼帝於感生之始維攝提之貞陬首

上辛之享祀啓蟄義採於春秋用騂禮殊於姒子
月御扶輪風師埽軌方祓齋乎陽靈之宮儼騰駕乎
甘泉之時
天子則穆穆有容雍雍斯在澄志氣以鏡太清儲精
禋而通真宰慶昭假於穹蒼惕噫嘻於臣寀思所以
粒食烝民綏豐薄海撫楚蜀以休兵興農桑而弗怠
乘駿發以率時問新畬而庤乃於是紺幄霞鋪紫壇
嶽峙金版雲摛玉珽虹起氊案具張邸圭攸以權火
舉而高烟升田燭稠而曉星委瀆鬼嶽祇日兄月姊
敷六席於天宗廷五精於太紫拜曜魄禮泰元決天

闓闢地垠以祈穀實以奉薪燔祝降甘於風雨昌嘉
種於芑穈秬盛其潔帝籍之原獻醴其旨民力之存
彤禾飾舁鑒我仙園耆熙承豐相我靈根懿思文之
率育古陟配以同尊況在
天之
列聖綿陳夏之湛恩降八鄉之風馬飄五夜之霓旛
神歆馨而碩德衆醆假以無言大矣
孝熙祚之元吉靈醉玉房春歸瑤瑟歌華始於青陽
頌徠祗於太乙澄翠靄於霞莊燿黄熉於霧衖覆懸
圜之慶霄煦扶桑之初日履端之事新升中之禮畢

既而雲收甲帳天轉辰旂
受釐宣室申晝郊圻九扈宣乎農正五鳩飭乎京畿
耜耦合於耡室種稑獻於褘衣秧水以泠風自扇杏
花與靈雨交飛迨告功於平疇斯深荅於
齋祈然後鄗上之壚不周之谷環邱之椒瓊山之麓
北里之苗西崑之木龍枝搖風蟬鳴含熯青雀銜禾
赤烏獻穀導莖六穗之奇蕃一麥二夆之毓奪滋
水之香秔壓交閭之戎菽漁陽不足詠雙岐南海不
足詩九熟可以協華黍而歆笙可以旅嘉禾而紀牘
盖自天而降康遂保極而錫福若乃芝房嚥嗢竹宮

閬闔九天巫祠七郊秩望候氣雲陽之宮祈年執期之上祇臚景鑠之文昌觀穹蒼之貺故今昔之相懸匪萬一之可況方將變玉燭於四時消洪範之六沴與
神示而合德躋仁壽而孚惠報施生於二儀得根荄乎五帝豈直元瓚觩膠金枝容裔徵燔玉於韓詩考禋宗於虞制哉

來降燕乃睇賦以操泥而入家人內也為韻

梨花寒食葛華平皋餳簫午弄酒榼晨操神鵶社鼓宿鷺春册聽鸝里近闕鴨闌高挂青衫之一桁翦翠幙之雙條望江南之梅柳隔海上之烟濤管公子兮相見覓主人兮形勞梁園草萬零陵雨雲影來白練香落紅泥瑤筐偶覆玉翦初齊仙人履軟神女釵低經故鄉之小别顧華屋之雙棲巷緣折以多誤墙因重而轉迷吹蕙風於羅幌愛蘭室之繡梍盼盧家之文杏睇娀女之神祠巢常避乎戊巳鳥其智於意而水閣欲暮風簾半敧近人屢瞬逐蝶頻窺欲往仍回

將翱復集唼絮心驚穿花眼急初受風以欲斜忽掠波而低入防弱竹之侵淩勉弃蘿之補葺虹梁多所不爭桂棟高而始立疊輭氄而畏風護新泥而訝溼苦乃舊時亭院前度風花呼童額畔送塒天涯烏衣巷曲朱雀橋斜眺夕陽之岸草認明月之窗紗春雖遲而戀主雲如夢以為家年復年兮碧樹改怨復怨兮紅樓賒別有蓬蒿三徑桑柘九春綠楊村口紅蓼塘頭衣猶善舞屋不嫌貧謝笙歌於別館締儔侶於芳鄰亦復目成好我眉語留人煙霄頡昉雨風苦辛至如淼淼青溪迢迢紫塞衆雛學飛羈雌愁對夕香

爐於金爐晨煎掩於瓊佩寄書綉閣之前繫縷羅幃之內知空閨之獨居感微禽之見愛度居戍而情多廻眾恩而影碎伴珠館之寂寥恍玉人之睇睞然而翠羽生輝紅襟弄姹窈窕含睇差池送野盖將鳴春於

一

上林非徒相賀於大厦覩八月之知歸審一枝之易假乃知黄昏闌檻空憐樓上妝之春水船檣猶識湖南南也

鑄劒戟為農器賦 以題為韻

方兮

化洽文風

勳恥武露句始藏星蚩尤斂霧輕弸弩於赤鮫陋歌鐃於朱鷺銷兵為日月之光洗甲於天河之渡花開紫塞之關幕撤黃雲之戍巴渝獻其賨錢樊瞫輸其幪布於是外偃軍容内修農具散控鶴之卒而歸耕假雉狐之金而改鑄蘭錡收幡葛盧塡輕越橐騰輝秦爐鼓焰紫氣濛濛青烟黏黏兔瞻風沈雛頭火爁螭虎熸威芙蓉失豔卻昆吾之獻刀謝薛燭之觀劒

將以復冶氏之高曾助鐵官之充贍器惟求新金曰從革躍冶無心吹霞何迹秋水前身冷風今夕班式於一鋌一銚度規於廣尺深尺所鐫殊名鉊錆異適燕荊魏鏵之形陳鉛楚鍋之格靡不太乙移胎長庚鍊魄覃邦輕於長殳趙鐏銛於鈎戟絕帶牛於紅稻之坵笑佩犢於青蘋之陌乃有野霙出勞田畯戒期耦巡鄉長器簡遂師往往家銷鏦鏃尸庤鎡錤亦復斐靡扇炭豐隆奮椎改鐵兵於楚芋受金法於軒姬供水耕及火耨秩東作與南為聽春鋤兮雨歇呼買鎚兮春遍又有良家六郡遠戍三冬新回旌旆始服春農

郊除異草堠息傳烽刀推青犢匣脱蒼龍猶含電影
尚帶星鋒遂使綠雲秧水紅雨花封龜田罫圻㕓町
涅鬆腰鎌月落綈耒煙濃與夫短笠燒畬之容長鑱
登隴之傭踏水車而軋軋轝土鼓而鼕鼕夫其容保
无疆孝思不匱用五材而誰去兵利天下而立成器
亦將觀懸象而占奎戒不虞而法萃數春夏之干戈
擠蒐苗之將帥雖成功於穡人豈忘守於武備然而
聖人之馭世也遵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圃
文武叶於三曾忠信藏於七屬則九域息狗吠之警
四隅無狼駭之頑既比顯而使中亦井養而成裕

天子方且誠小夘以徂畛諏吉亥而
啓輅載黛耜以
觀田降紺轅而染屨於斯之時但聞熟酉占年庚庚
蕩路林馨賡周頌之篇
冄宸寫豳風之句而已

蜡賓說禮賦以出游於觀之上言偃在側為韻

儀昔伊耆龍九抱一開乎元模樸以皇質天雨粟而降嘉農緯耒而時率於是擇元冬練吉日饗田神升芬馝葦籥歌土鼓出始命曰蜡百神咸秩纘故典於周官恪世守而勿失粤在東魯秉禮從周既蜡而祭宗廟薦羞前期宿賓索偶搜逑仲尼與焉載弁絿絿事畢而出從者言游乃躋象魏之兩觀攬舊章之鴻猷羣然溯淳風於三古通合莫于一由假皇王而說禮繹大道於前修懿夫禮之起也本乎太一肇乎邃初可以別同異可以定親疏天地為昭文質相於治七

情而各正脩十義而安居然莫盛乎儐鬼神而致敬
播二氣而彌六虛也爾乃醴醆以獻鬱鬯以祼越席
布冪山罍辟散龍豕親封副禕荐盥何瑟升歌犧蕭
執爨卿宰陽從內宗陰贊祝孝嘏慈神醉祖衎故禮
行于郊而天位尊禮行于社而地利貫禮行于祖廟
而福祿綏禮行于五祀而法則煥赩萬物之索饗環
兆民之聚覲緬一弛而一張偉文武之道燦夫樂樂
其所自生感莫疾於金絲禮反其所自始報莫美於
明粢被先蠶先禱先牧先醫射侯火爟酒脯咸祠豈
先嗇與司嗇弃舊德於畬畲若百種之黄茂敢終食

而忘之興彈相庸田畯我嘻鄭亭表畷疆理我耰坊
庸貓虎害殄利滋是謂報本陳以祝詞謳章告祭宗
伯典司籥章具器工奏豳詩徒觀其皮弁素衣送終
是尚杖榛帶葛喪殺是況仁義既豐尊君親上收斂
積聚馬牛罔放物老歸鄉財流歸藏觀政四方以記
天祝四方順成民羨乃暢且夫禮以順而義達祭以
備而福存大蜡之始命官祭禽乾豆炮燔斯乃大烝
之禮須慶胙臘也羅襦勑作鳥獸皁蕃斯乃大田之
禮肄武郊原也草笠納貢珎羽繽繙斯乃王會之禮
陳幣宫門也致康與女禮戒乎淫昏瓜華樹種禮約

乎飯飧祈年天宗有王宮幽禜之尊大祠公社有勾龍后土之恩先祖五祀有朝享饋食之繁星迴歲終勞農送故則養老之德溫黨正屬民立賓正齒則鄉飲之教敦更六變於大樂默抱蜀而不言天地之神既降而陰陽之事窮源矣於斯之時都都邑邑夜户不楗時和歲豐文興武偃一日之澤萬物之本有酒如泉有肉如巘八方鱗集總總摶摶卵胎可窺鳳麟宛宛凶饑妖孽之不作水旱昆蟲之無損此禮之所謂大順事積焉而不苑所以極天下之大同攀三五之悠遠也然而郊禘非禮跛倚其怠魯之既衰餼羊

亦殆降自嬴秦祀典雜採漢戊魏辰五行迭改辛丑之祠隆安四載寅日南郊唐典僅在茀使記畫虎於汝南分瘦羊於北海江偉答賀於篇章嵇含暫娛於脯醢蓋舉禮而未詳歷千禩而有待今

聖人陳夏思文粒民作極農祥正晨容臺恭職魚麗享于神明華黍歌於稼穡接萬靈於明庭列四方之

醱食

天子方穆然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肅肅翼翼維所以澄心儲神迎釐馨德鄙祠竈於甘泉之宮薄迎年於執期之側邁羲軒而馳鑣進洙泗而翊軾豈直

撫徐爰之家儀議高堂之典式定建亥於康成紀上
辛於崔寔云爾哉

天以為正冏以為春賦以麋角解蘭根出泉水動為韻

粤若卒黃剖判明幽雄雌肇命民主時乘六螭紿天闡繹同乎草昧元渾之希夷質哉九龍以上鳳紀靡得而推也五德終始爰祖皇羲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移五風大庭之墟瑶光若水之麋協時正日壇于帝嬀靡不仰揆太乙受天統以儀之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推筴乎南至之餘支干有餘禩乃越蒼姬造書月令為百世規懿哉五辰之運物從其朔廣莫來風坎維在握衡炭仰干盆水旁渥寔鶡結嗉陰麋脫角逢亞歲之履長積元陰於冥邀月掌罰而為寒天見

心而改剎耳夫草諯大月黃純吉罷窮陰鬱湮急莫奔駭不萠赤於黃泉何生生之淋灑彼玄閡而子孳括乾坤之闔捭摩丑白與寅青譬噭出於滄澥是故大衍始乎一而後五六合太糸始乎中而後攡挽毇律本起乎黃鍾之九寸而陰陽乃成卦氣起乎中孚之六日七分而雷雨乃解蓋乾元初九天所以養根荄於萬物之既解也徒觀其陽氣扶物鈴然堅鑽天闞動地房安舒烏扇抽芸蘭取莒芋灼槐檀日至駿狼之陬星起牽牛之端天綱屹其杓建夜半爛以珠團妙函三於太極胎七始之可覯悟消息於天道詢

贏縮於日官自斗兮復初之朔而演之浩浩乎章月會月統月元月執不溯元始而窮殫昔周西伯受命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作靈臺而改元文法乎地事數躡乎天根取辜月為孟春天正焉尊然後符命彪炳握乾闔坤丹雀銜書而止戶赤烏流火以當軒洎盟津之渡也歲在鶉火星在天黿辰在斗柄水維是存日在析木以定旦昏南北七列其始適直乎軒轅惟一月壬辰若翌日癸巳則師出於鮮原朔辛卯而已未長至踰九百里以雲屯武成雖逸嗟猶得而討論後則豳風矢歌于輅一日周官施治懸象初吉旨青

史以察祥詒馮相使平斁迎日至而郊始祈天宗而
歲畢若乃端門受書赤制是出五始烜烜敬載麟筆
遠紹乎文元年武春王周公正月上探天端而祖述
其中乃有無氷之沴不雨之恤己卯之烝賁己丑之
閏失記異考符旁臚甲乙百國寶書斠若畫一豈疑
夫魯用庚子陳歧甲戌晉行夏正宋從商室夏五不
削於闕文亥首私矜於算術哉然而國家朝覲聘問
授時須朔之典一代所專至於田狩祭享猶自夏焉
民間之三正迭用亦靡禁其殊傳故伏生辨旦夜之
朔陳寵稽春秋之篇明文家改正通變則宜而未足

為得天也何者天道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全陰陽
互戰形體靜躅孰若女夷鼓歌天和肇宣諸生萌蕩
施種黃泉昌若秭鳺先湶孚甲芊芊閉關伏兵庶虞
息緣孰若作時作昌汁月迓年世徒閳連山之首艮
為物始而不知出震之帝為長子體乾也徒習建星
之敗冬為歲紀而不知營室之會為天元握先也今
聖時擬宸極以運璇璣揆天行而測儀晷分八節以
啓農功建五部以正物理道隆乎咸登功參乎無始
體太素而無為取建寅而肝紀東區星占大撓甲子
青烏司開黑秖迎祉夕候金徒晨抱銅史雞始三號

大地傾水寰寓熙熙若登春臺而莫知其所以遂作
頌曰亭之毒之自天鴻洞斡之維之自
帝㤼懞桐生茂豫風煦雷動八能書事五醍来總春
兮蓬蓬草兮蓁蓁橐籥嘘吹何遺壘空

蟹賦

河伯使者問於東海波臣曰粤古郅治授瑞席圖魚鼈咸若鯤鮞不沽丹書闡靈於赤鯉綠字絢采於青鱸蒼龜躋而姫蘇熾紫螺獻而炎祚訏若乃含黄之伯作使江湖非見賞於若士曷獻材於澤虞請君酬酌其口瀾以啓僕之迂愚波臣啞然而笑曰唯唯否否足下所謂讀爾雅而不識眂然猶水母之目蝦也昔趙客設喻於擒蜯荆王式車於怒蛙諒介胄之忠信副倚望於天家厥字長卿吉夢協筮腸胃文章横行一世蔚然虎變踸踔江河功成擁劍才負横戈咳

唾珠池𣏟羅武庫壯士解顏海邦所附於時龍户之
輿鯷壑之渇屬崔符之不靖或跋浪於鯨鱏
天子乃
命樓船
詔橫海簡長水以荷殳發凌波而握鋌蕩滌鯤濵亟
懲其皐爾乃出犀手之甲靡魚鬢之旍纛帆擁舳艫
鼓鳴舷挺叉乎蛇蟺之穴飲羽乎蛟龍之淵霜橫秋
肅霧落春空洗腥風於蜃市銷恠雨於鮫宮𦋐然見
波斯連舶挂席於扶桑之東指山神而使伏又何有
夫沙蟲於是簎蠳蝦搊鼊魔櫂蝺蠩抶蜁蝸紫蚢磈

磦元蠣硍砸洪蚶疊瓦石蛣揚葩撫玉珧及海月拔
土肉與石華名蟈氏而受職諭壺涿以祛邪靡弗崇
朝觧甲載以尃車既而陽侯静波馮夷擊鼓川后宴
居江婓出舞雲晴㠀嶼氣轉天霄海人擿棠而獻錦
泉客結袂而賣綃懿海陽之納賮會赤帝於
中朝受十洲之圖籍上
萬年之歌謡遂錄珍於善宛壓鳳喙之和調嘉群侯
之魚藻長有醉於鈞韶若夫菊天新酒蒲渚清霜小
山蕉収於鯝脯子羔播美於鱉筐皮日休之寄詠畢
茂世之清狂徒供文士之撏撦固亦自笑其雎黄曾

不若奏海波之恬謐而擴澤國之輝光吾且與子引文螺之卮相與介眉壽於公堂使者曰善迺命執事持鳌斫雪敬獻珠宮載頌鴻烈

喜雨賦 以天地交泰百穀用成為韻

御試南書房

皇帝御宇十有四年

道豐仁洽蟠地際天運璇璣而調風雨餐甘露而飲

醴泉通水源於雲漢氾膏壤於天田休徵用念乎曰

肅

至道時出而如淵覭

天顏之有喜驗星好之無愆時也衡炭應期斗繩移

次茂

育物而對時

勤小心而昭事將臨

方澤之壇新議

降輿之地牲幣兩圭致其誠山川百源從其類歆

富媼而蕃釐旅飌師而奠位儀

廣利而

貽亨遂雲行而雨施絪緼兮一氣發揮兮六爻逢滿

盈之雷動遂草木之蘄苞滋瑟管潤陶匏霑

雲幄灑星旓微風生於輕軒纖埃浣於蒲捎蓋

聖人志邦

坤德道符泰交故咸池無俟乎八變而解澤已敷於

四郊也

皇帝乃穆然神怡滇爾心泰忻覩稼於畦畛樂降甘於畎澮灌萬隰如比鱗引四海猶縈帶溥
闓澤之涵濡洋
湛恩之汪濊期十日以霡霂逾尺霖而滂霈沃雙歧於秬秠積萬秭於倉廥彼桑林之禱既爪髮以殷憂
雲漢之詩亦咨嗟而瘨害豈足語
舜抱與
堯襟信感咸而説允於是冠帶之倫相賀於前席曰
惟
聖扆

天惟
天降澤風人雨人下尺上尺雲之油油苗之驛驛自
我布濩吮厥膏液五𧼯叙而疇範攸宣九農安而歲
事勿譎則土壤者咸三咨臣工者凡百郇之膏也惟
歌傳之霖也有懌此之爲以喜奉
君而誠茲穠穠又有臺笠之夫相慶於比屋曰禾黍
我登士女我穀
帝粒乃民
皇錫厥福方社未祈耘耔既沐蹈德詠仁含哺鼓腹
決渠荷鍤則户户辛勤問漿得酒則年年酉熟赳依

山而徧天下宜呼
萬歲者三和玉燭而順四時始奏泰階之六此之為
以喜答
君而報茲霢霂然而
聖上一德惟馨萬機畢綜嘉有渰於淒祁採在衢之
謠頌無煩雩舞以樂飾為容亦起股肱而時幾在誦
歸造化而不言功
示顯仁而藏諸用交孚訢合之情默執天人之統權
金木之穰饑耕種稑之植種陰陽莫台於微灾箕畢
斯通於大共仰

貽鑒以彌慶詎侈心而自縱然後遐邇詠沬高下懷
清浹淪荒甸濯沐冥瀛漸浸於尺莖寸葉霑洽於蠕
動跂行意方榮於孚甲情胥暢於由庚願
天波之悠久資地德之生成譬如三白占而即同啞
啞寍必五雲爛而方詠明明雖復蘇軾記亭未能形
其廣大燕公摛賦曷可喻其聲名

動静交相養賦以題為韻

立天之道曰分陰分陽立道之根曰一静一動明至命之淵微得殊塗之滙總性苟順其樞機志何虞其悾惚稽白傅之言精覺庖犧之義洞滌元肓於老莊希聖切於周孔其始也一理中渾萬緣外屏息賾象於睹聞慎獨知於衾影元扃未闢符如鏡之靈臺止水常澄異無波之廢井其繼也和地籟之刁調露天倪於俄頃受以震而道享取諸春而懷騁譬鼓槖而吹鑪若張機而發弩蓋責課於有無固剖分於動静然而同條共貫合緒兼包動宜勞於咸栂静豈學於

鞶鞄鏡不疲乎屢照瑟方鼓以何膠月印潭而寫影
雲出岫以垂梢雞栖塒而待曙烏銜草而安巢當太
始無始之先子午原分於天脊及大生廣生之後陰
陽乃協於泰交是故消息靡盡倚伏無方志在培風
羽先息乎六月心非轉石寧斁乎中央義精於蠖
屈龍伸環循顯晦象察於豕牙羝角善劑柔剛時上
時行柅在輪而不繫一闢一闔樞處戶以何常此合
之則兩濟而乖之則俱傷惟交養乎智仁之體乃無
慙乎金玉之相嗟人世之經營極中情之懽悦或擾
處於朋從或輕心於尺枉疲馬足於塵鞍縛繭絲於

世網蟲未露而爭喧草隨風而易嚮否則抱寂沈冥
逃虛滅響徒取笑於枯禪詎游神於象罔意守默其
可安將扶顛而曷仗斯皆擇而不精是謂失其所養
不知寒暑交推晦明迭布天事象而晝夜成歲功更
而剝復互翔出處之偕時同盈虛之有數欲窮萬化
之淵源必率二儀之降賦豈特子明著周易之傳而
時變分詮茂卝說大極之圖而互根得悟

左海文集卷三

福州陳壽祺恭甫

妾母禮說

古者聖人之制禮也重祖禰之祀別尊卑之體嚴嫡庶之閑設降殺之節私奪乎公父行乎子尊尊親親壹統明本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險詖之釁消傾覆之階絶人治之大莫踰乎是茍為反之義虧教傷吾於喪服而知周禮之意之精也吾於穀梁春秋而知魯禮之變之漸也儀禮喪服緦麻章曰士為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大

夫以上為庶母無服何也士卑大夫少尊降絕緦天子諸侯尊一絕旁期貴貴之義為皆有祭祀之事吉凶二道不敢以卑廢尊故也大夫以上為妾皆無服喪服緦麻章曰貴臣貴妾此謂士也蒙士為庶母言之禮記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此之謂也馬融注儀禮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為貴臣貴妾鄭康成以為公士大夫之君夫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絕緦又何臣妾之服之有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而専私其臣妾何聖人用禮之偏頗也諸侯之子父在為其母何服喪

服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氏注曰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諸侯猒其子於庶婦庶孫則不猒故服問曰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喪服小功章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曰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鄭氏注曰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何服喪服大功章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猒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鄭氏注曰公之庶昆

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母也何以謂從乎大夫而降也降者降其本服也父為大夫以尊絶其妾之緦而無服子亦從父之尊而降其母之齊衰而大功也諸侯尊重故子猒大夫尊輕故子降如其本服謂之不降降其本服謂之降從其無服謂之猒從其有服而服謂之從服從其有服若無服而降謂之從降從降有三降其母之齊衰而大功者從乎父之猒其妾也降其妻之期而大功者從乎父之降其庶婦也降其昆弟之期而大功者從乎父之降其庶子也不言從乎父言從乎大夫降有

生乎父之大夫者也庶婦之降小功通乎父也妾之無服庶子之降而大功始乎大夫也言大夫則大夫之妾與庶子之厭降見言父則不見也如使大夫服貴妾與士同於庶婦又為通服則是未嘗以尊降也則其庶子之服當統言從乎父而降不得言從乎大夫而降也以是益知貴妾之服之不關大夫也或問曰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夫不服貴妾則庶子何以為母大功曰喪服傳一言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通上下也四言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謂大夫也兩言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君之所為服

子亦不敢不服謂諸侯也故變父曰君夫言各有所當也大夫絶緦固有父所不服而子服之者矣從祖昆弟之子也其子則為族昆弟緦也妻之父母也其子則為外祖父母小功也何疑乎大夫庶子之為母疑乎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如使庶子與父同為大夫父則為貴妾緦子則為庶母無服則何以言父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者乎則禮於是乎窮矣以是益知貴妾之服之不關大夫也大夫之妾為君之長子三年為庶子大功君子子何以為庶母緦也妾從乎女君子緣乎名母也大夫之妾為其子期大夫

之庶子何以為其母大功也妾以賤遂子以尊殺也
公妾與公之庶子何以不相服也妾從乎女君子猒
乎君也公妾為其子期公子何以為其母無服也父
得猒子于君不猒妾也鄭氏喪服注曰君卒則庶子為
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
如衆人此庶子之不為後者然也庶子為後為其母
何服喪服緦麻章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何
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
何以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
以服緦也馬融注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伸私

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緦也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氏注曰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夫禮出妻之子爲母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無服今庶子爲後乃得服其母聖人以爲承祖宗之重屈母子之情猶得廢一時之祭而存三年之喪其妻又爲皇姑齊衰期其近臣又爲君母從服緦亦少以伸孝子之心矣否則欲尊其母而反賤其父而且輕其祖禮諸侯一娶九女不以妾爲妻其貴妾之

繼室者攝女君則有之矣上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蓋所以定分別嫌也雜記又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鄭氏注曰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崔靈恩曰謂女君死攝女君也於廟中爲壇祭之然則妾得祔食也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不世祭者薦而不祭非廢之也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喪服小記說同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然則祖之妾曾祖之妾高祖之妾皆得祔食也喪服小

記曰妾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氏注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然則妾亦得祔嫡於宗廟中也此士大夫之祭妾母然也以是差之則庶子為諸侯得為其母別立廟穀梁傳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所以別廟者何也妾不敢體君不得配宗廟故也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嚴父尊祖之義也否則欲尊其母而反賤其父而且褻其祖春秋諸侯為所生母常逆古之禮而加隆焉經以義書惟穀梁能

以禮正穀梁春秋隱公元年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
公之妾也春秋文公九年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襚傳曰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母以子氏者謂繫子為號仲子繫惠公成風繫僖公
一也繫於子不繫於夫諸侯妾母之書法也終春秋
之世見此二者而已所以正諸侯妾母之號也春秋
隱公五年曰考仲子之宮傳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為
夫人也隱孫而修之非隱也曰考曰修則惠公已立
之廟矣傳言非隱不非仲子之別廟也不配孝廟故

也終春秋之世妾母別廟見此而已亦以正始焉爾漢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咸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猶穀梁春秋之義也左氏公羊以爲仲子桓公母歸賵歸禭皆一使而兼二禮然而一以妾繫夫一以子先母自違其例禮又大乖春秋書法未之有也左氏之言豫凶事益遠於事情矣鄭氏釋廢疾曰若仲子是桓母桓未爲君則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此言足以折二傳矣春秋考仲子之宮何以不繫子爲號也元年之文具矣此從可知也王使歸賵禮乎非禮也傳曰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

妾則不可然而惠與隱猶未嘗尊仲子爲夫人也傳言成之爲夫人者探隱之志非其世祭也世祭則成之爲夫人矣而隱猶未嘗施之國中也何以知之以經之不著仲子謚不著仲子夫人知之也初獻六羽猶下女君一等也春秋僖公八年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言夫人而不以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大廟立之以爲夫人然則魯之尊妾母爲夫人而配宗廟

自僖之於成風始也以子爵母以妾體君賤其父褻其祖春秋以著魯禮之所由變也臨以宗廟而去其氏其義嚴矣左氏以為夫人哀姜也然春秋之例生卒偁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八年矣致主于廟不得猶偁夫人也公羊以為夫人齊媵女之先至者然楚女之至不見於經惡乎知夫人之為齊媵也且夫人見廟必以祭吕禘則彌隆何為譏不敬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自我而往也齊仲年來聘致夫人自彼而歸也夫人姜氏至自齊自我而迎也我娶之不可言致也夫人既至矣見廟又何致焉故穀梁言尊成風

是也自僖之夫人成風也然後風氏祟書夫人然後葬成風書謚書小君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也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是春秋備號之變也然後僖之子孫因襲其制累世而不改宣之母頃熊襄之母定姒昭之母齊歸卒皆夫人之葬皆小君之然後魯之君喪所生母遂服三年左氏傳昭公十一年葬齊歸晉叔向譏之曰君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其甚也則哀公為悼公之母齊衰春秋定公十五年弋氏卒不夫人葬定弋不小君何也哀有定公之喪未君故不及尊其

母也且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容春秋時尚存故尊不得加於妾母也非春秋削之也左氏吕爲不偁夫人不赴不祔於姑也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夫君已夫人之春秋以不赴不祔而不夫人則是臣而貶君可乎魯自僖吕來妾母無不夫人矣哀何爲而不赴不祔不夫人之也文姜哀姜之有罪其卒與葬春秋不能貶而不夫人不小君君不貶之故也臣子之義也哀不降定弋春秋何爲獨去其夫人故吾以爲哀不及加其尊也穀梁不見隱桓之母何也吕爲春秋前卒可也左氏以君氏爲隱母則不辭不夫人不氏春

秋書法未之有也左氏公羊不見隱夫人穀梁之目夫人子氏為隱妻何也春秋之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隱不宜闕焉知子氏之為隱夫人也夫人歸氏之為襄妾以否穀梁無以明之左氏以齊歸為敬歸之娣杜預注以胡女敬歸為襄公妾何休注公羊則以歸氏為襄公嫡夫人然齊歸果嫡何得初至不書欲言為世子時娶之而必隨之會襄公始生何得成公之世已娶夫人休雖不信左氏無以自解然則歸氏之為襄妾吾取左氏可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説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妾子

為君得爵命其母穀梁説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
也左氏説母以子貴禮也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
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尊母成
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説鄭氏駮曰禮無
二適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
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五經異義又曰公羊説妾
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
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説妾
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
譏魯宣公謹案禮妾母無服謂貴妾子不立而他妾

子立者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氏駁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母敬羸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巳歸齊不反故也此鄭氏之優穀梁也夫攷之於禮則喪服有數驗之春秋則稱號有殊古之正名如此其重也是以大統壹大本明尊尊親親人道得其序焉若夫王者殊時禮不相襲質文異宜損益異制非學者之所敢知也雖然漢韋匡之議宗廟近於古矣

擬請郡縣廣行鄉飲酒禮議

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鄉飲酒之禮是也古者聖王知民之聚而不能無爭也又慮民之勞於畊穫而曠於孝弟也於是因其農隙制爲鄉飲酒之禮以正齒位其時則春秋及十二月及三年大比其主人則鄉大夫黨正州長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賓於西北介於西南其牲則狗其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合樂關雎之三鵲巢之三尊於房户之閒羞出東房洗當東榮其鄉之大夫士必來

觀禮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謂鄉之卿大夫士以年與賓衆賓相次也不齒者席於尊東也周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鄭氏注謂族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古文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蓋不得官物而合錢飲酒是周時百家以上皆有飲酒禮其讀法書賢視黨正也古者鄉飲酒禮罰不敬撻其背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賈公彥謂鄉飲射之罰輕者以觵重者撻是鄉飲有失禮之罰也周禮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言治者莫不貴教化言教化者莫不首學校然後世學校所以教者無父師少師門塾之法所以升者又大異於古鄉舉里選之制獨鄉飲酒禮可數為以立德行耳自周衰禮失秦棄詩書漢高帝引兵圍魯魯中尚絃誦習禮於是諸儒始得講習飲射及東京永平二年迺詔郡國通行鄉飲酒禮於學校鄭康成儀禮注云今郡國十月行飲酒禮漢官儀云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生太初元年詔於鄉射月一饗會應

劭曰漢家饗射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爼皆如士制是漢時鄉飲射皆約古州長黨正之禮為之晉東皙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補笙詩以綴不備唐以後鄉射廢而鄉飲猶存貞觀及開元六年並頒鄉飲酒禮天下令牧宰每歲十二月行之選舉志云鄉貢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序少長焉此賓賢序齒併而為一之始而禮樂志云州貢明經秀才進士孝弟旌表者行鄉飲禮刺史為主季冬正齒位縣令為主則固秩然分矣宋淳化三年禮院詳定鄉飲儀不果行政

和三年改州郡鹿鳴宴爲鄉飲酒紹興十三年從禮部言取明州已行鄉飲儀制與比部郎林保所奏定規式參酌修具鏤板頒行其制兼有約束九事十七年國子監請令郡縣科舉之年行於庠序二十六年詔行於里社者聽明初鄉飲禮詔天下每歲再行洪武二十五年再定圖式坐席別三等聽律責頑民其法轉煩苛而不可用頗與古經違異然吾嘗觀漢以來循吏儒林師古之效矣韓延壽之守東郡也修治學官春秋鄉社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三歲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伏湛之在平原也造次必於文德以

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建武五年奏行鄉飲禮遂施行之李忠之守丹陽也起學校修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以慕奏彭之守山陽也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修升降揖讓之儀百姓遵奉莫有欺犯鮑德之守南陽也修起橫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劉昆之在陳留也教授生徒饗射備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縣宰每率吏屬觀之裴耀卿之刺宣州也與百姓行禮奏樂至白華華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

李栖筠之刺常州也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變俗移風其效如此且夫是禮之所以善於變俗移風者何也人性雖殊莫不固有其仁義之本人情雖戾莫不屈意於禮法之場今自賓主相接介僎相輔先禮後財非為飲食則知尊讓而不爭盥洗揚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則知絜敬而不慢坐立有等則尊長之義明加豆有數則養老之義著主人速賓及介拜賓及介與衆賓有差則貴賤之義別揖讓獻酬之節賓介衆賓繁省不同則隆殺之義辨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知能和

樂而不流賓主迭酬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則知能弟長而無遺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節文終遂則知能安燕而不亂尊讓不爭恭敬不慢尊長明養老著貴賤別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故鬭辨暴亂之禍由此息而入孝出弟之行由此立此皆所以柬人於禮樂之域而導之於正身安國之塗是以其教易成也今民之失其道久矣邪說詖行日興奸慝莠秕日蔓棄忠信作譸張私妻孥薄父母蔑長幼之序隳尊卑之防彊凌弱衆暴寡訟獄蕃興爭忿治鬭之俗尤好讐鬭殺人如刈菅然急則斷尸

買兇善者不能自脫於網羅惡者益肆其牙爪縱之
則狼吞捕之則狐竄有司患其然也非有叛亂之跡
盜賊之蹤動臨兵旅雖狗擾鷩累月窮年莫得要領
抱薪捄火政胡以平然而欲正其本惟有制之以道
返之於禮教而已矣禮教之上下相親長幼相受使
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莫若鄉飲語曰以言教者訟
以身教者從夫朔望讀法旗亭懸令雖皆示民之則
不如使民以身自納於軌物之中之為愈也學者與
士大夫不急於修身盡職而日事博奕娛戲以翫歲
愒日武生不知詩書而往往武斷鄉曲以撓官法亦

不如閑之威儀揖讓之節之為愈也今會典鄉飲酒禮文具而已自順天府庠外莫之施行又古者黨五百家有庠今舉縣人戶不啻百之一庠不足以容取近遺遠則四郊之民末由徧習於禮誠令三年貢士之歲輒以鹿鳴宴為鄉飲禮又令天下學校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皆行鄉飲略仿周官州長黨正族師之意而參用禮經會典之儀為之規約郡中守為主人州縣牧令主之四郊丞分主之耆年致仕德望懋著者為大賓處士賢者為介與三賓餘為衆賓教職為司正生員為賛禮執事設樂設饌設律案某儀式

依　大清會典其坐序依　大清律例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齒列違者論笞如律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坐不得紊越正席違者以違制論如令歲以孟春孟冬行之其酒肴庀具仿古者閭共祭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禮樂之器毋致奢靡素豫擇賓宿戒肄儀及期長官親率鄉人行事無失度數無視虛文上下相親長幼相愛父兄之率先也順子弟之觀摩也深既有以生其遜悌之心而消其粗鄙桀驁之氣又可以察其鄉之賢否因立鄉正族正而寄之以旌別淑慝之宜如此而

焉有獄不息俗不成者哉近奉　　明詔令天下舉行鄉飲酒禮行保甲法聯俗詰奸至爲明審若復徧行鄉約擇耆德以通物情以寓教化且甲長之中即可舉爲賓介擇爲鄉正族正無爵秩名器之授而有官司尊敬之榮二法相輔百姓孰不樂勸相從久而不倦者哉故曰行之一日而立效者此也或曰獷悍之民當用威嚴不可純任德禮不知文翁改蜀地蠻夷之風長公除潁川怨讐之路禮教之於以化民成俗曷嘗不捷如影響乎夫以周官之法迂濶難行而韓延壽伏湛李忠秦彭鮑德劉昆裴耀卿李栖筠等所爲垂諸青史

豈欺人哉世俗即不欲高論三代獨柰何不求漢以來故事而一試之也

示鼇峯書院諸生

士學古立身必先重廉恥而敦禮讓廉恥重而後有氣節禮讓敦而後有法度文藝科名抑其末也利欲奪則廉恥喪傲慢長則禮讓亾不知重廉恥乃所以自貴敦禮讓乃所以自尊自貴自尊皆為巳之學非為人也羞惡之心根於天性擴而充之即宅仁由義之行孟子曰人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除其不𨯳保其良貴則光大高明凡人世之穢濁舉不得染乎其身非自貴而何動作威儀之則受生於天地而具焉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正衣冠尊瞻

視則惰慢之氣遠於身體揖遜之道攝於友朋所謂敬人者人恒敬之也非自尊而何然禮法雖人所易忽謹厚者尚能循而勿失廉恥則非有堅志强力以持之尠不渝矣愚性薄質鈍德涼學荒聞道恨晚年與時馳欿然媿無以裨益於多士然區區之忱猶願與諸生相切劘厲廉隅習名教以求無棄於君子儒而已因述義利辨科舉論知恥說三篇爲諸生警心之助幸共勉旃

義利辨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闢禪學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而挽其狂瀾者也雖然楊墨以下其人率能嚴取與謹出處與夫陋儒薄夫相去千里所惜者學術之差耳今則皆無甚此非其學術之勝於昔也舉世攘攘熙熙為利往来耽耽倏倏而無所止尚何暇偽忠信貌廉潔標為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然則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已矣古之時義與利未嘗分也故易之為書多言利曰元亨利貞曰利見大人曰利建侯曰利

用刑人曰利禦寇曰利涉大川曰利用行師曰利用賓于王曰利用獄曰利有攸往言利莫若易詳也尚書盤庚曰視民利用遷周官曰主以利得民春秋傳曰禮序民人利後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經莫不善言利葢古者利與義合故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惟以利物爲利無利非義矣春秋之時利始與義分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孔子罕言利戰國之時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孟子力屏絶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則仁義𨤲

嘗不利哉後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然利已必至於害人害人者未有不害已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然則後世所謂利者皆禍之穽耳與六經之言豈不相背而馳哉今天下之汲汲於求利者衆矣其得與失非一端有立談而弋取亦有窮老盡氣而不一獲非得失之有命也耶然將語人曰利不可得則人必漠然不應為正告之曰爾所為皆禍之穽也則人變乎色而怵於心矣變乎色而怵於心然後可以去利而

返之義矣夫義之與利爭之也微則平旦介舜蹠執之也勇則懦夫為夷齊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有所動於其中哉仁義忠信積於身故位祿聞譽輕於世道德陶學崇其實故膏粱文繡絀其華廉恥名節愛其榮故腥臊垢濁畏其浼雖有以利餂之者奚由而奪志焉是故學者之於義利辨之不可不早辨也辨之如何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無適而非義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精察於一義一利之間無欲其所不欲無為其所不為於動靜之幾懼薰獝之反揜於毫釐之介懼黑白之相

淆義之所存雖害不恤義所不存雖利不謀則內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抹過之不暇矣及其存養既深誠洞乎義之樂而利之危則能安貧賤守進退異於智窮力索而自已者也此其人知有義而已焉知所謂利哉然而窮不能濫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猶不能加則有利而無害焉孝弟稱於鄉黨敬信行於蠻貊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則無義而不利焉正誼明道之學孰加乎是不然為士者患得而鶩利患得愈甚鶩利愈熾吾恐捨義而求利若涉羊腸以鑿險巇履荆榛以傷腓脛所欲不可遂也縱令遂其所

欲然而非義之利如飲酖毒始雖甘之終必潰腸裂胃如聚盜贓驟雖飽之瞬則被刑隕軀其害有不可勝道者矣何利之足云

科舉論

余旣爲義利辨冀有以正人心而挽風俗也然愚以爲後世天下之溺於利者莫烈於庠序科舉之士而農工商賈不與焉何也農以收穫爲利然非力穡則無以食人工以旣廩爲利然非飭材則無以善事商賈以奇贏爲利然非阜通則無以均輸彼其人之賢否非有繫於國家之重輕也終日皇皇固曰惟利是求循其所利者猶皆以利天下之日用而不自私是亦未嘗不挾義以偕行者也士則不然其所業皆日從事聖賢之書而所趣無異乎市井之行其人皆國

家所待之與賢與能以收股肱耳目之用者也而自束髮受經以迄筮仕謬曰求名而終日皇皇尠不為利而忘義安望成德達材與夫氣節功名有裨於世哉耳挾其聰明材力竭謀利之術什倍於農工商賈而其患中於家國天下則家國天下大不利蘇秦以禍齊李斯以禍秦孔僅東郭咸陽以禍漢元載包佶以禍唐王安石呂惠卿以禍宋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陳新甲以禍明蹤跡不同壹皆利之所蠱也雖然漢之選舉清議猶存陳湯匄貸無節不為鄉里推擇其驗也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

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九品中正之法猶稍近古自隋唐而後設科專以文辭取士乃驅天下盡納於利祿之塗矣計敏夫言貞元以來文學科第為世所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嵓傑栁棠平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李益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刼宰輔則又有甚焉者也科舉盛于唐而弊極于不可救若此朱子貢舉私議言大學但為聲利之場掌教事者徒取其善為科舉之文士之奔趨輻湊而來者徒為解

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如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又祇以促其嗜利茍得冒昧無恥之心又言舉子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為鬬飣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文文山御試對策言士大夫家教子幼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貢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歸震川言科舉之弊士方沒首濡

跡於其間無復知有人世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解脫以至老死而不悟昔人論科舉之弊與文字之陋深切著明千載以來未之有變甚者仁險僥倖作奸犯科詐愚凌弱乖釁而動流失敗壞不可究詰廉恥道喪莫此爲尤蓋進身之始已汩于浮澆鄙薄之流而莫能自拔矣然其源則由義利不明故也或問曰如子言科舉之業將不可爲乎曰否不然也科舉者人生顯晦假途於此安可廢也雖然爲之有道焉程子云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朱子云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

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不累北溪陳氏云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潛室陳氏云應舉求合法度乃道理當然若不合程度而萌徼幸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則妄矣由此觀之科舉之道可知也少敎於塾導之以德行道藝之實勿徇時好以希速化如文山所譏是矣長升於學者之以躬行心得時事治體之端勿巧鬭餖以費日力如朱子所譏是矣壯舉於有司置其得失利害之私勿乖尺寸而圖冒為勿爭名第以恣狂悖如敝夫潛室所譏是

矣如是則義不如是則利義植其基而利絕其萌義正其軌而利塞其塗其人能敦善不怠篤志好學殫精乎經術之奥而研究乎當世之務它日委質立朝執義而絀言利者必是人也行義而利社稷者亦必是人也士何負於庠序而科舉何病於義哉捨此不務而使以拉誦之躬為世詬病謂儒以詩禮發家也可哀也夫

知恥說

人之所以為人恃有恥心而已矣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然四端非是無以立仁之端非是則入於内交要譽禮之端非是則入於巧令足恭智之端非是則入於同流合汙故羞惡者人心之義以為之質而仁禮智之所由成也教人者法令明審不若激發其恥心之善為轉也孔子論士曰行已有恥恥者人之所固有而士之所嚴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士始於有恥而後終於無其恥發恥者有二端弱之為籧篨為規覘

强之爲饕餮爲檮杌起穢自負醜然安之所謂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夫至以恥爲無所用則名節不足維刑罰不足儆其事尚可問哉雖然彼役恥者豈陷於不知者哉今夫闤闠之間盜竊過焉則衆唾而遠之里街之中倡伎過焉則群指而毆之何也知恥人也嗟爾蹴爾之食行道者與乞人雖身死而不受何也知自恥也今晝夜之所求無異於盜竊倡伎之所取腥垢之所啜或踰於行道乞人之所遭而蠅營狗苟不知所反豈視其身不若盜竊倡伎乞人哉弗思甚耳古之聖人有善知恥者伊尹是也非其義

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天下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知恥若是大也故後世莫不誦伊尹之勇古之聖人又有善知恥者伯夷是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知恥若是峻也故後世莫不誦伯夷之清古之聖人又有善知恥者柳下惠是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不枉道而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知恥若是諒也故

後世莫不誦桺下惠之直三聖人之道不同其趨一
也卒乎此之所趨而作聖反乎此之所趨而作狂取
舍之介榮辱之主利善之閒舜跖之分可不慎乎孔
子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以猖者有所不為也
知恥者也士不先務知恥而可與適道者未之有也
然則學者如之何而法聖人也曰尚志尚志則知恥
子恥不孝弟恥不悌臣恥不忠友恥不信族恥不睦
戚恥不婣鄉恥不任不恤居恥不仁行恥不義動恥
無禮擇術恥不智恥壟斷無罔利恥穿窬無餂言恥
鑽穴無急仕恥鄉愿無媚世恥妾婦無從君恥小人

無行險徼幸恥鄙夫無患得患失恥禽獸無旦晝牿亡恥病於夏畦無脅肩諂笑恥如溝瀆立涸無聲聞過情恥齊人爲妻妾羞無求富貴利達勿自暴也勿自棄也操存其本心愼思之明辨之擇善而固執之是之謂君子

冶南獄事錄

晉江縣西南三十餘里有鄉曰磁竈與南安壤相錯其民皆吳氏戶數千業陶瓶[illegible]春二月與南安雜姓民爭水相攻鬥飛礟鬨城中主客各斃數人相戒不以訟於官曰官莫能聽直耳袖我益烈吾寧亡角而甘心焉死生惟命大帥使其屬以兵馳視令乃率壯役徃閩鬥狀民曰無之衆殺石投人令急匿民舍將兵者令施礟一人中股乃退令卒索賄焉而還獄不興矣不折若無事然而民幸喘息

去晉江縣南四十里曰水頭王氏居之戶多富泉之

大姓也春三月王之強房與弱房鬬令利其富率壯役百餘詣其鄉以捕治為名拘強房一人至尋逸去則拘其嫂訊之嫂乃孀婦抗言叔蹤跡嫂焉得知令怒使批其頰婦出語人曰吾二十五歲而寡今齒逾五十頗遭是辱何面目見泉下人歸遽自經死令聞將嫁禍於其族族人恐則令婦人數百圍令館舍呼究洶洶令窘不得出久之始稍稍散去令卒逮其族六七人還懼孀婦之子之上控也幷逮之踰三日復往捕則舉鄉空室逃矣令怏怏返

去同安縣四十里曰滙口大姓曰東蔡西蔡冬

東蔡與小姓陳氏相攻鬥各有所黨蔡富而陳貧令索賄於東蔡許以金若干令之關人某健役某等以厨傳爲名更索金若干役且約曰若多與吾金吾能爲若庇他獄事既而健役等誅斂先中飽而後納於官其賄稍不盈數居閒某甲者巨憝也嘗坐罪厦防同知名捕之甲跳甲怒東蔡之賄之緩也偵其族之販於厦門者遮其舟而奪之貨東蔡之人曰我已輸若賄矣所不足者皆族中貧戶絀於力貨與舟吾物也若舍未輸者虐已輸者魚肉我何饜於是使人僞招甲甲佗然至乃扃而劫之曰歸我舟與貨乃釋女

役知之馳告令令遣灌口巡檢其及關人往責使釋甲適厦防捕役至知甲在東蔡所將賄買之東蔡懼不敢獻潛使甲逸去而縣役索賄益急蔡族忿甚於是群起毆之健役逌巡檢老不能自脫急去衣冠雜稠人中衆以為官僕也毆之甚鬢髯皆墜踉蹌而還令不得已以毆官拒捕聞於大吏而盡匿他狀大吏檄營將以兵臨其鄉曰民果悍復敢拒兵者殲旃可也既而兵至東蔡已盡室逃矣西蔡多紳士懼株連先告於令曰兵役之來一切供億請任之願父母毋以獄累無辜則斂金若干納之令喜諾營將宿留數

月而東蔡殺人與毆官之罪人卒不可得

灌口東蔡之鬥也距十餘里有二姓曰山邊李曰蓮花陳亦以其閒相攻擊各斃一人令且治東蔡獄且責李陳賄陳貧而李富李之賄倍於陳四李之族相與謀曰二姓斃人均而賄輕重懸不如再鬥視所斃之多寡而定之賄焉斃益夥則令怵於法吾可無賄而息於是果再鬥斃陳七人李亦斃五人邑貢生某甲某乙相與調停卒使二姓納賄累千金於官令竟寢其獄

夏五月同安西南郊外民與漳州龍溪民田裏

王等械鬥斃數命令闔各馳勘而兩邑民皆匿不以
報令卒莫何而罷
是月南安三十都大姓李氏衆數千與三十五都雜
姓數千人大鬥互殺四十餘人或曰死二百餘人焚
廬舍數十間營將與令挾兵役往民夥無所逃則令
再焚焉穀麥及貯積他物委于地盡爲兵役所掠令
拘十餘人去然卒不敢以殺人上聞
凡泉民械鬥先期必有鄉之桀惡能把持其衆者按
戶派銀派丁銀以資食用丁以助攻鬥其家無壯丁
及有壯丁而不任鬥者必加派之銀及鬥則刀鏕棒

銃之具悉陳兩地殺傷略相當數則各斂其尸或生擒其人以去剖斬焚燒瘞之坑棄之水尸滅不可獲甚者男婦過其境則汚之戕之或繫之使贖然往往不以聞於官以官不足治其獄也其訟於官者率鄉之奸宄與訟師比舍宄手而羅織富者無得脫令乃集民壯鄉勇徒役近數百人或百餘人若出師狀馳詣其所捕捉尚恐不勝則以兵從而民先盡室遠遁空其廬令與兵役至索人不得則焚其屋舍殃其雞犬魚爛而未已於是健役與鄉之奸宄數人為之居間關說使必納賄以解其富而無辜者懼禍不得已諾之

然亦斂錢於合族乃集既成言官使健役等往斂而納諸上健役又必與居間者俱恫喝蹂踐民毒痛焉健役以次收槖橐自營將縣牢以逮闌人傔從胥役厮養輿皂之徒咸中飽然後獄事頗釋其所斃之家則鄉人自以賂賄之其殺人之犯則賂無賴代死謂之頂兇而正兇卒不出然其事往往即健役等為之謀主苟有所乾沒頂兇之錢或不時給給或不足則代死者拍解抵省翻供不肯承又或訟師及族之黠民谿壑不盈則踰數年或十餘年猶唆使奔控於

京師焉

天子遣大臣來治獄乃息
論曰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擊固其常然則閩之械鬥自漢以來然矣豈郢與餘善等階之厲哉細㝈搆釁攻殺無已禍連孫子殃及鄉閭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於公羊春秋之百世復讎而用之不得其義以至此也然其鄉未嘗無善士良民知畏法循理所以滋難賈禍以裹脅其衆者不過桀惡數人為之渠帥耳又有一二奸宄舞其間與悍役比如虎而翼鉤結以漁利篏弄以餌官曰泉之民頑而吝獨械鬥可威劫而貨弋也官諮之甘尹及同寮則皆曰彼土

風氣固然且大邑廪俸僅千金而歲費當數萬緡郡伯之例規幕賓之脩脯驛傳之供億賊囚之解送其用至繁浩計安所出非資賄於民不可資賄於民則莫械鬥若也故蒞茲土者上下內外嚻然惟賄之是圖官所置民壯鄉勇大抵皆市井諸惡少與悍役日出詗伺民間一聞其鄉械鬥則鼓掌相慶否則疾首蹙頞若不可終日嗚呼宗族鄉黨古者所以教之保息聯比睦婣任卹以厚風俗者也而讐殺相尋至於此極豈其民獨無人心皆利災而樂禍者哉毋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熾矣而令長又從而魚肉之

縱其爪牙四出攫噬民殺人而官故火是官自為寇而民與為讎也凍餒其父母離散其妻子昆弟係縲其宗族親戚水益深火益熱不厭爛其民不止嗚呼為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則告於大吏及人人曰百姓誠刁悍雖孔孟復生莫能教化也嗚乎民果頑嚚不可教化耶吾聞往數十年有吏必大者令晉江一芥不取每食不過蔬菜以峻法束吏以誠求察民情行之二年庭無訟牘泉人至今思之是豈易民而理者耶今即不能遽興教化頑有簡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獄毋謀賄捕人毋用兵役而已凡四

鄉械鬥必有期會非需數日不辦令長能於未發之先稍察萌芽登即單車詣鄉諭散理其曲直而禁約焉善之善者也其鬥已成者令亦單車詣鄉隨從一二人外一切胥役民壯鄉勇屏不用呼其父老與其紳衿明告之曰殺人者死國法也令不得私且枉鄉有惡子不除國之賊亦若之殃也吾來為若治大獄錙毫無所取揞不令一役擾若民若執倡鬥及殺人者以獻餘皆案堵如故無所問其非正兇而賂以代者遣之去若不聽吾言設易一惏且酷者至將大不利於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且若犯國法而亡命不

出是罪再不赦也
聖天子在上賢大吏在下豈其為一人而法不伸於
天下若何愚也彼民怵於禍困於財若墜塗炭久矣
一旦見良有司之來若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則比
屋安居焉用逃竄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獄不
可觧雖然此其道又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
長始下車毋受吏賂毋誅民財束僕從胥役嚴治民
事勤決詞訟斂居是邦也遠邪佞親正直暇則循行
郊野與其父兄子弟詢疾苦勸仁讓相親猶一家相
視猶一體民之信之也豫於是又擇其鄉之齒長而

端慤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鄉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長聽斷令長有所問以片紙名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明以鞫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已鮮矣行之一二年民無可訟令長即有緩急民且爭相資助如三輔之輸租於兒寬山陰之送錢於劉寵何貧乏厮空之患之有舍此不務而以餓豺苛虎為長技轉相仿效罪浮於盜賊孽遺於子孫然而邮邮殘破戸戸顛連弱者轉於溝壑壯者驅之萑苻吾恐

喪軀隕世降一夫之禍細而交讐激亂釀一方之禍鉅也

駁沈果堂尚書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

史記厤書黄帝考定星厤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武帝詔言黄帝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按五部即五行五星與五部合者也故蔡邕天文志謂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渾天者緐自黄帝也然則五星之步自黄帝已然矣黄帝素問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由人仰視之大小以測高卑此亦黄帝推步五星之證也斗綱之端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故治厤以斗建為紀漢厤志云五星合於五行三辰五星而相經緯續漢志

云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
有度而率數生焉古今厯術其法未始有異則未有
不步五星者也黃帝造厯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
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太平御覽引
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元厯紀名月首甲子冬至
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青龍甲子攝提格孳大衍厯
議引洪範傳曰厯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
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劉歆作三統厯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
歲以為上元定厯元亦未有不推五星者也唐虞紀

歲雖不見於經而歲名實因歲星而起爾疋夏曰歲左氏正義引孫炎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洪範本於大禹其辭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歲亦取義歲星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尚書此注曰星五星也與馬融以星爲二十八宿說異鄭君精通天算以五紀之星指五星確有所見非夏之厤法步五星乎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而後可以審高下之經遲速之差豈可以𡨋書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後始見乎如其言則步星之

法有經而無緯何以求遲速順逆晨夕嬴縮之準義和何以爲千古疇人之宗乎史遷言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尚書古文家説其本義也律書又言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此推而申之之義也若謂雲書星辰止指二十八宿則史遷十母十二子云云亦書所未言豈造厤者皆不用之乎尚書大傳以七政爲四時天地人蓋别爲一義史記索隱正義引以證史遷之説則舛矣今乃舍天地人而易以歲月日舛又甚焉馬融注堯典固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

法天第二曰圭月法地然不如高密鄭君注揖日月五星最覈而賅矣唐寔不步五星之說雖出於沈氏果堂吾無取焉

安溪蠟丸疏辨

安溪相國蠟丸疏疑獄歷百餘年矣論者多咎安溪而左袒省齋余謂蠟丸疏實與省齋無預乃東海忌安溪之才教省齋極力誣詆冀以脫罪已遂從而下石耳省齋之為人浮輕躁競環右後編纂圖書集成猶招權納賄子姪不檢卒再戍遼陽焉能於幽縶寺中畫討賊之策以基安溪扎余嘗得省齋遺稿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上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啓上浙江李督臺魏環極總憲與同門德子鄂三書皆在賊平後及初至京師之先自言為耿逆被拘廹脅授官三載

賊中毀瘠形容杜門謝病又言三遣人間道出關終不得達又言厚菴將入都擬備述前事代陳　天聽不意厚菴又以艱歸終無暴白之一日是皆無一字涉及蠟丸也其上魏環極書言初與厚菴約各通消息厚菴僻處外郡海寇禁嚴故使命得通與德子尊書言厚菴又以通道竊師上聞殊為可喜此皆即指蠟丸事也蠟丸疏之不出省齋夫先自言之矣使省齋果與同謀而安溪攘善省齋致書輦下諸公豈得無一語及之而待其後始發耶然則省齋初心固未嘗銜怨安溪而為東海之假手以擠之亦已明矣止

堂集訴城隍文與厚菴絕交書皆後來詭詞耳鄉鄙故老傳聞蓋為其所誑而不之察省齋才辯固足以飾智文非而愚世俗也安溪當時密疏救省齋且以百口相保載在　國史是豈傾巧之士所能耶安溪以密疏故不敢昌言於衆且度　朝廷明聖身後是非自定也不然安溪何以無一語自辯而特略見於榕村續語錄耶省齋得從末減實賴安溪之力顧負心反噬若此此天道甚神安溪所以有後而省齋所以不昌也

七塔攷

七塔者閩都之雄勝也淨光塔唐貞元十五年觀察使柳冕建庾承宣撰碑銘尚存僧寮晉天福六年閩王延羲重建石塔十級曰崇妙保聖堅牢塔今之石塔是也神光塔故在報恩院南澗寺南大中十一年觀察使楊發命僧鑒空造咸通九年勅號者也定光多寶塔在萬歲寺天祐元年閩忠懿王建明年始賜名也定慧塔故在大中寺梁開平四年閩王建宋天聖中復造者也崇慶塔故在安福院梁乾化二年忠懿王建今塔嶺是也育王塔故在文興里壮三山志

云閩王時有之佛殿題瑯琊安遠使募緣蓋造宋康定二年重建者也開元塔故在太平寺後唐同光元年建後併入開元寺宋天禧元豐重建者也三山志云閩之浮圖始於蕭梁高者三百尺有倍之者乾符五年巢寇焚殄無遺忠懿王復其二定慧神光是也然定光崇慶開元亦王所造定慧梁志又以為延羲建延羲自立在晉天福六年而是塔建於梁開平則梁志誤也志引謝郎中泌詩城裏三山千簇寺夜開七塔萬枝燈七塔之名見於此閩書引是詩為宋末安撫徐經孫恐何書亦誤也然安福院之崇慶塔元

豐後寺灾遂廢非謝詩所指宋熙寧閒建普光塔於甘棠坊五級明洪武閒增為七級甘棠坊今入滿洲駐防地謝詩蓋謂此也今城中獨淨光定光二塔巋然存餘並毀也唐季閩中佛寺甚繁王氏復增二百有奇窮極土木國隨以亡況浮圖雄麗若鬼神為之存之誠不如其毀之之為愈也然而詞人墨客流連風景猶不能不以之俯仰慨懷古今一致其意趣殆出乎埃𡏖之表者也道光九年冬十月何生廣華昆季搜訪金石得古殘甎於東南城堞有眞書𨻶文三曰九仙塔字大徑寸類晉甎字也甎長八寸二分有

半厚一寸八分博僅五寸五分蓋方形而缺其半也九仙塔於傳記無徵或曰今塔崎巷外有街通焉俗呼仙塔街疑九仙塔即安福院之崇慶塔也三山志云安福院塔號新塔閩都記云俗呼新塔疑土音新仙相近故譌仙為新而志從之不知仙塔之名乃沿於古也塔崎屬丁戊山丁戊山者九仙之支則是塔之以九仙名可也或曰即定光塔也定光與九仙尤密邇自山上望之若尋仞閒且于山東有九仙觀通津門外有九仙坊寧越門外有九仙橋皆以相鄰襲其號九仙塔猶是也初造塔時未有定名旅人范靚

卽以九仙字之此其遺也之二說者咸若可取姑識之以俟博古者之辨之也

唐韋敬辦智城碑攷

智城洞在今廣西思恩府上林縣東五十里碑高五尺三寸廣二尺八寸凡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完好可辨勘剥蝕首行目題廖州大首領左玉鈐衛金谷府長上左果毅都尉員外置上騎都尉檢校廖州刺史韋敬辦智城碑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丁酉肆月無虞縣令韋敬一製以頌韋使君者也方輿勝覽云唐武德七年韋厥持節壓服生蠻開拓化外詔領澄州刺史後隱居智誠洞輿地碑目亦云智誠洞去縣四十里盖韋厥所隱之洞也碑乃廖州刺史韋敬辦

所撰名勝志云韋厥居此因為上林人粵西文載粵西通志引此並小異按今石刻作智城碑無洞字碑文謂峯險不通卯陵作固絕壁千尋周回四面短墻如陘瓠岑類闕是山蓋形如城郭作城者是他書作智誠與地碑目又謂此碑為敬辨撰粵西通志題韋敬辨韋公厥智誠洞序皆誤也按廖州之名載籍無徵以碑文證之其敘智城之勝曰澄江東逝林麓西屯澄江在上林縣南二里澄州以此名澄江源出大名山山之上林洞在上林縣西距智城山相望數十里則廖州即澄州明矣上林撫虞武德四年屬南方

州貞觀五年屬竇州八年改南方州爲澄州置縣四上林無虞其隷也智城在上林而碑以爲廖州之名山豈僞周復析澄州置廖州而史失之耶當時改新豐爲慶山汜水爲廣武置萊川州於黎州都督府州邑之建易多㒰於廖州乎何疑改㒰志薛綜傳綜上疏言張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夷廖者夷人廖氏也吕岱傳止稱高凉賊帥錢博水經注引交廣春秋亦止稱錢博蓋偶舉其一耳孫權傳赤烏二年將軍蔣秘南討夷賊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

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文苑英華載楊譚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賊露布云陸州武陽朱蘭金溪黄橙等一百餘洞大賊帥僞號中越王廖殿等潛相結搆約二十萬衆仍欲先破嶺南後圖嶺北譚肅宗時爲廣州都督事亦見冊府元龜然則夷廖也廖式也廖殿也皆夷帥之處於邕桂之閒者也廖必彼中巨族散布茲土故即以名其州如武德四年析漢益州郡之雲南縣置姚州以其地人多姚姓故也唐地理志晉始安郡廖扶家丹井一族數百口飲之多壽見抱朴子陽朔有廖家隘栁城有廖洞鎮其先當亦廖氏所居宋有廖陸祖

居賓州石壁山今廖平巖是也然則唐以前廖氏之族繁盛於茲土可知唐地理志思恩本羈縻州隸邕州都督府其地與桂柳隣故廖氏得聚族於斯矣韋氏以廖州大首領為本州刺史者按唐書選舉志肅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為官唐會要開成四年安西都護馬植奏當管羈縻州首領自臣到鎮以來曉以逆順令諸首領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為州以首領為刺史唐制於邊徼皆然故馮盎李先度甯長真以桂州首領授其官爵見李靖傳杜英策以溪峒之豪任安南副都護見裴行立傳黃

少卿以黄洞首領授歸順州刺史見通鑑自唐初至中葉咸以本土之人鎮撫蠻方敬辨殆韋厥子孫家於上林今上林縣東北有韋公巖舊傳韋將軍征蠻有功終於此鄉人立廟祀之韋將軍者韋厥也方輿勝覽謂厥與諸子皆封侯廟食為廟者凡當可信故敬辨以大首領為本州刺史用舊典也左玉鈐衛者通典唐置左右領軍衛光宅元年改為左右玉鈐衛唐六典凡翊府之翊衛外府射聲應番上者分配之金谷府者唐書兵志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唐百官志作六百三十三唐六典作五百九十四或

作五百七十四皆不同文獻通
考以為五百六十四府尤非　舊書職官志府有上
中下垂拱中以千二百人為上府千人為中府原注兩畿
雖不滿千人亦得為中府八百人為下府金谷則地理志河南道
河南府三十九府之一也通典云其府多因其地各
自為名凡五百五十四府今置於諸州而名隸於諸
衛故金谷府隸玉鈐衛也長上果毅都尉者唐六典
折衝府果毅都尉掌貳都尉貞觀初因隋果毅郎將
置職官志府置左右果毅都尉各二人上府果毅都
尉從第五品下階中府果毅都尉正第六品上階下
府果毅都尉從第六品下階此所謂武散官也百官

志左右武衛威衛領軍衛有長上各二十五人通鑑
延載元年有長上果毅都尉鄭注唐六典長上折衝
果毅應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諸色長上若司階
中候司戈執戟並五日上十日下此番上之義也上
騎都尉者唐志武德七年頒令上騎都尉在十二等
中起正二品至從七品此所謂勳官也百官志勳級
凡十二轉六轉爲上騎都尉視正五品唐初有員外
官永徽六年復有員外特置仍同正員此碑言員外
置不言同正亦是沿永徽之制而非冗散也檢校廖
州刺史者通典神龍二年於是有檢校試攝判知之

官媿郯錄曰唐之有功者或敘功或錫勳或加以檢校或寵以名號按唐六典上州刺史從三品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州刺史正四品下唐州在今廣西境者惟桂州為中州餘皆下州敬辨以左果毅都尉正六品晉上騎都尉正五品由武職復轉文職檢校廖州刺史為正四品也碑末韋敬一結銜稱檢校無虞縣令者唐制諸州上縣令從六品上中縣令正七品上中下縣令從七品上下縣令從七品下無虞蓋武德七年析領方縣置敬一於敬辨亦昆弟也碑前序後銘述是山靈仙之窟穴賢哲之攸居當指韋厥隱

此又云往者蕭牆起釁荆樹睽陰蓄刃經年推鋒盈紀葦使君處茲險奥旻創州廬地戸湯池爲姦宄之鈐鍵重乃思適魯衛意洽金蘭同氣之義實隆股肱之情彌重豈不恃名山之景祐靈岳之鴻威奠危躅於安茍靜㳂塗於美術盍敬辨營於是州建治託城闉開溝洫定同族之難爲政賢能甚可推美敬一文詞爾雅詎獨與犴韶之詞藻見通鑑韋白雲之淹通見一統志並耀南徼與抑以儕諸四傑十八學士之倫奚多讓焉嗟乎僻壤遐荒乃有貞珉巨縣一洗猺獞之陋自宋以來金石家未之見也候官李侯蘭卿莅郡始

披討而獲之傳於海內琳瑯圭璧之寶曷足喻哉侯詒余拓本因爲稽其名義質所疑侯娟雅好古必有以匡余不逮也

郭知州死事辨有序

南昌郭侯正誼用進士宰某縣舉卓異徵為吏部主事出知龍巖權守泉州二年有政聲移興化福州坐失察安溪獄左遷既復官權知永春先是州民鬬殺數十人侯始至錄民狀百餘是夕宿邸舍將以詰旦入廨夜分忽自經死聞者皆駭頗起異論余初講授清源與侯為賓主已又為侯部民知侯之為人不敢妄有所毀譽乃稍援經義而辨之曰

論人於生死之際而不稱其情則泰山為輕鴻毛為重無以厭人心存直道於天下故苟息不可為言玷

長林不可為違天鬻拳不可為愛君召忽不可為仁宗魯不可為義縣賁父不可為勇徒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綽不可為忠惟其情之稱而已矣及是則天下將以一眚疑百行一虛誣百實而牖下溝中之鬼顧得僥倖於筆伐之所不及與衮褒之所不虞而是非於是乎大亂吾於永春郭侯之死不能無辯焉侯友吏也其死不獲所衆莫之解世俗多言有鬼物侯勤吏事廉且慈喜言陰德必無骫法枉民祟未由興也或曰侯以民事積憂不能忍於刑罰乃至死非正命其志可悲也或曰否不然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死之正命與否在盡其道與非盡其道耳州民之鬥死者數十人不以法治則無以服民以法治將復殺數十人論抵佚不忍為也佚自度法令必不可行民寃必不能伸職守必不能稱獄辭必不能允一時憤懣無計曰吾以一死謝天下焉此守法死其職合於禮所謂士死制者也余以為正命之說是也許佚死制非也譽佚者過也夫禮言士死制者必守法不變臨之雷霆而弗驚加之刀鋸而弗懼如齊太史之執簡書惡虞人之不見皮冠不進楚申舟之受命毋假道於宋晉霍人子虎之致君命而拒楚乃為

能死其職耳孔子取虞人曰守道不如守官故官守者人臣之所以致命也永春之官守非他茲獄其首也為侯計至則單軺入鬥殺之鄉激之以義動之以仁諭之以法懾之以刑威翦其憝而平其黨可也法令之不行民冤之不伸職之不稱獄之不允下車而先棄其身則廢法與職莫甚焉何法之能守何職之能盡夫民事與疆場之事一也寇賊殺人什倍於相鬥受命疆場者竭忠盡智以衛社稷力屈而後以死繼之義也使守土者入境聞寇度吾力之不足以禦城池棄而不修兵革委而不備遽自引決罪且不赦

何以為盡道牧守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疾病則求醫視藥以生之危難則濡足燎髮以拯之其有不肖恣睢悖犯鬩牆操戈則整紀綱以明其教歸囹圄以正其辜父母之責也安有溺情廢法不忍於凶德之子而忍於宗族子弟之被其毒而徒以身殉之邪是天下之至愚蔽於愛而怵於惡者也曷足惜哉古之人處事埶不得已之時不捨其身䣕不息國不安故公子買以說於楚而存魯孔達以說於晉而免衛董安于以說於知氏而定趙春秋於買著其非罪於達書大夫以國殺為文均予其以身紓國也或身

喪而亂仍不息國仍不安乃其志節則足以媿天下之為人臣而不忠者故春秋書死節三孔父仇牧荀息皆稱及明其扞君皆稱大夫明不失其官均予之也是之謂以一死謝天下是之謂殺身以成仁侯不忍於民殺而自殺其身直婦人之仁耳吾不知其以何辭謝天下也將謂積憂憤鬱近於范文子叔孫昭子之祈死與然二子所憂者君國永春之事憂以死則百侯之身不足以弭民禍也侯嘗以失察安溪獄左遷矣安溪侯所屬也永春獄發於侯未莅官之前假使罪人不得被嚴譴以去終無死法以此死其職

則侯宜死安溪之獄久矣閩之大吏皆材侯故數使
權大郡以侯為牧守冠及侯詿誤則為臚治狀請於
朝所以薦舉甚力
上嘉侯循良特還侯官所以全人材思良厚侯不以
此時竭忠盡智上報知遇而徒以憂死負
朝廷之德違舉將之心短豪傑之氣失黎庶之望鄉
鄙自好者羞之侯胡不慮及此果若斯言則與侯之
為人前後相反悠悠之口固是而譏侯向者之僞以
釣名也苛以繩士而愎以撓政也又量侯之負不能
貧兵以討暴隘不能忘得失以受責也奚怪其然哉

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畏猒溺憂而死與畏而死相去幾希予侯憂而死曰死其職則凡畏而死者皆利以侯爲口實蘭艾一薰涇渭同貫長惟懦敗節義得非自斯言啓之哉吾故曰譽侯者過也然則侯何以死也曰侯固羸善病非撥煩才勞於吏事稍叢脞守福州受監司命鞫獄日益繁精力日益憊嘗語其客曰吾比乃覺吾身非故吾矣安溪獄起從監司往緝兇歸與余相見頗慼色沮聲下言除余竊訝之未幾赴永春鬮於鬥殺之獄蓋心疾作以死左氏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之謂也侯衣

文也死雖變不足爲侯病抑豈可爲侯名哉雖然侯
衰吏也其死也君子憫之彼虎而冠木偶而坐堂皇
者吾未見天之不降之福也噫

中州集吳激小傳辨誤

金史文藝傳吳激字彥高建州人米芾壻也父栻官終朝奉郎知蘇州中州集以爲激宋宰臣栻之子王履道外孫案宋史宰輔表徐自明宰輔編年錄皆賢奸並列而無吳栻宋史雖修於元人而徐自明在元遺山之前以宋人紀宋事蒐羅極博蓋即金史表所本不容獨遺栻一人其視金史尤可信也攷李默建寧人物傳不載栻父子而黃仲昭宏治八閩通志選舉熙寧六年余中榜進士有吳栻人物傳吳栻字碩道甌寧人師服之子第進士爲開封府推官髙麗自

元豐後踰三十年不脩貢栻以給事中往諭德意還知開封府晉工部侍郎坐累削秩知單州單父有宓子賤巫馬期二賢祠爲請於朝得賜額大觀初知蘇州陳州河中成都府名入奏事除兵部侍郎尋除龍圖閣直學士再鎮成都陛辭上曰卿清謹循良故委以重地後知鄆州中山府卒江佃嘉靖建寧府志同然則栻歷官非去蘇州要非宰相甚明矣中州集安知非刋寫有譌字耶建安甌寧同繫首邑非異貫舊志亦與金史不悖然史言激將命至金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出知深州而宏治志謂激使金

被留比還命官翰苑則似以激為宋官嘉靖府志亦
承其誤非也

唐天祐四年琅邪王師子銅鑪銘釋文

爐以漢建初慮虒尺校之高三寸七分內深如之口徑八寸九分圍二尺九寸七分脣如葵葉徑一尺二寸四分圍三尺九寸厚二分底廣八寸七分蓊蓋高四寸六分廣九寸四分紐為蹲師帶環於頸綴以小鈴豎前足詘後足尾覆於背自耳至足高四寸九分廣二寸九分哆其口以吐煙下有五足足高七寸四分各為師首而曲其足師首之裹有距以嵌其脇有攥以固其穿大凡銅重十六觔一兩十一銖其一足缺今所補鑄也繞脣銘曰弟子鹽鐵出使巡官主福

建院事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紫金魚袋王延翰奉
為大王及國夫人大王國夫人上並空一字鑄造師子香爐壹口
捨入保福院永充供養天祐四年九月四日題案唐
書食貨志貞元初德宗以崔造為相奏廢諸道水陸
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既而詔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
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
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鹽鐵使劉晏以出鹽鄉因舊
監置吏亭戶有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
大昌候官富都十監自淮北置巡院十三宣宗即位
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宏正遣巡院官司空輿更立新

法然則諸道有鹽鐵巡院官福州候官有鹽監唐末未改鹆所謂鹽鐵出使巡官者即鹽鐵巡院官也主福建院事者即候官之監院也唐制大小官多加檢校兼銜如百官志稱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張行成檢校刑部尚書張敬禮檢校太子詹事許圉師兼檢校左庶子檢校侍中檢校豫王府長史太常卿王德眞爲侍中中書侍郎魏元同爲地官尚書兼檢校納言李道廣平章事兼檢校洛州長史婁師德爲隴右諸軍大使兼檢校河西營田事是也尚書禮部郎中秩從五品上也賜紫金魚袋者唐書車服志云隨身

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太宗時命以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

綠為六品之服淺綠為七品之服深青為八品之服淺青為九品之服黃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延翰郎中秩從五品宜服緋五品以上檢校宜佩魚而賜紫金魚袋則假三品之服也夫王謂父瑯琊王國夫人謂毋樂安任氏魏國夫人也（見張文寶閩王墓志）昭宗天復四年四月始改天祐元年八月哀帝立在位四年仍稱天祐其年四月甲子哀帝避位徙於曹州號濟陰王此銘云天祐四年九月是時唐已亡矣蓋瑯琊及延翰從自王皆猶禀唐正朔也保福院在仙游北門外十國春秋僧從展福州人游吳楚閒復歸雪峯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某創保福院迎居之此又一保福

院也久圮紹興十一年知縣陳致一為御史王回建祠於保福院西嘉定間知縣樊泰之重葺仙游舊志載泰之記與陳讜跋可證是南宋時是院猶存也不知燬於何年矣道光戊子其鄉圬者數人掘地得鑪瓜分之王生懷佩聞以告余余屬盈訪之半載展轉購得而鈇其一紐一足余甥林詠荃主其邑書院教事亦遣人求之又踰月得紐而亡一足卒不可得因命工如式鑄補乃成完物惜古綠半遭磨刮漬之水沙涅既脫金碧斑斕可寶耳王氏世重佛法天祐元年琅邪建報恩定光多寶塔於福州為考司空妣秦國太

夫人伯兄司空二年夏四月蔵佛經於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三年秋七月鑄金銅佛像一高丈有六尺菩薩像二高丈有三尺冬十二月迎像于開元寺壽山塔院黄滔所為撰丈六金身碑也四年春正月設二十萬人齋於開元寺殿後唐同光元年鑄釋迦彌勒諸像唐賜額曰金身報恩之寺又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千四十八卷于兢德政碑所謂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一頂豔迴向遠邇歸依則以是為美談也終王之世增佛寺凡二百六十七其後子孫奢靡益溺於梵教不可紀極保福院之

鑄爐供養亦猶琅邪之于定光多寶塔薦司空秦國
延義之于崇妙保聖堅牢塔祝自身家室男女眷屬
乞保平安之意也然延翰繼體主器弗克儉約仁明
紹先志以勤於政事而建國稱王驕淫敗禮爲閨壼
所制卒自取禍區區一爐徒媚佛以求福焉足爲孝
雖然當時琅邪尚在延翰之惡未肆則所以事其親
者固無惡於志也且閩越吉金渺不可覯况瑤器乎
令都會方開局重纂志乘茲爐應期而出安可不首
登歐趙之錄余以爲它日當送之忠懿王祠以存王
氏一家故物且使父子慈愛之思千載如見忠懿有

知其亦相慰於幽冥之中也

檄閩省郡邑採訪通志事實代

周官土訓掌道地圖誦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小行人適四方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此方志所由昉也漢劉向略言地域朱贛條記風俗班固推本山川輯論本末遂著於史百世遵承然則方志者史策之先河封畧之貽鏡也故漢天下計書先上太史遺文故事靡不畢臻是與國史相為表裏撰述曷可苟於閩自晉太守陶夔始有纂記唐林諝宋林世程復增為之明有閩大記閩都記全閩記略等作草刱未賅多已亡佚存於今者惟梁文靖

之淳熙三山志為最古黃耒軒之宏治八閩通志為
善本而何稚孝閩書亦頗詳悉然體裁猶未盡善
國朝康熙中鄭幾亭宮諭嘗脩通志雍正七年謝文
緖閣學重纂增多舊志十四卷乾隆三十三年沈糾
園按察吳鄭公編修續纂又增海防道學詞科三門
然舛漏尚多且
國家久道化成聲名文物品式章程粲然明備嘉慶
中
詔修
大清會典一統志　國史十四志文苑立儒林文苑

両傳方將廣羅郡國以應地求豈可闕略一方聽其廢墜閩中両志距今遠者百年近亦六十餘禩故老凋零篇籍遺散若不急加討論日就湮落誠恐文獻無徵遂成曠絶雖欲搜汲書而考安罄求蜀老而詢諸葛焉可得哉本部堂院莅閩歳久習知閩事閒嘗諮之鄉士大夫咸以修志之舉必不可緩惟是故實舊聞非先由各郡邑採訪何所據以攷古訂今昔者三輔決錄襄陽耆舊陳留風俗楚國先賢會稽土地臨海水土冀州圖經汝南故事均郡邑掌故各紀山川人物官府典章海嶠人文萃百年以來豈無篇家

野乘記載流傳本部（堂院）現經延致博雅名流操牘載筆定於來春開局纂辦特豫先曉諭各郡邑人士知悉并仰守令教職慎選端謹有學之紳衿廣為蒐採凡乘梓舊存志乘（如黃仲昭八閩通志林燫福州府志陳鳴鶴閩中考王應山閩都記之類）及前代名人著述文集悉可於藏書之家借交志局以備採錄摘鈔數月即可繳還（所用書目開具另單）其送繳皆由本學教官經手交付不致遺失其現行各府縣志仍先由守令速購送省其蒐採之法要在考形勢以資經畫表典型以裨風教地理則山川關隘海防水利宜詳毋略雖島澳而攷稽必審人物則英賢文

學孝義循良去非存是雖節發而登錄無盡三十以下守節五十以内亡故者俱當存其姓氏凡有本人著作及經先拓表章悉與錄送志局以憑徵信其餘風氣淳澆政俗利害苟關治術並務臚陳事有據依言無偽飾至於金石則自唐迄元罔弗搜剔藝文則刪繁舉要不取浮華按此章條粗具梗概無庸脩飾勿任稽延但在處所錄人物不得囑緣請託依草附木使蘭艾雜糅涇渭混淆竟貽穢史之譏有違褒貶之義庶垂久遠傳信後人他日編輯書成多士中採訪最勤者亦當預列姓名不沒其時月之勞也

秦琅邪臺刻石攷

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遂上泰山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案此之罘前刻石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德意案頌自維廿六年至各安其宇皆二句為韻與他刻石三句為韻者異其下自維秦兼有天下至議於海上曰乃敘事之詞其下古之帝者至以為表經二句或三句相錯為韻疑亦頌詞也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案史其東觀亦有銘此之罘後刻石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

隄防三十七年十一月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是始皇凡六刻石史盡載其文而嶧山止言與諸儒議刻石未有頌詞今所傳鄭文寶刻徐鉉摹本集古錄疑之趙德甫謂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然諸石至今盡亡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獨存漢地理志越王勾踐嘗治此起臺館有四時祠越絕曰勾踐徙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山海經曰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云琅邪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即琅邪臺史記於始皇登琅邪下復言作琅邪臺是秦再作之矣故括地

志稱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也見史記正義續漢郡國志東海郡注引地道記曰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八尺三寸一行十三字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見也案東海與琅邪接壤此碑當即始皇琅邪石刻晉宋時尚存二世所刻當又一石耳山左金石志云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有臺三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為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沈黝質甚麤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

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壽祺按此碑之高廣尺寸與地道記所言略同而行款大異是二世所刻非始皇元碑矣池北偶談謂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蠣房所結不可辨識此與地道記所言合殆即始皇碑也若東萊郡黃縣注亦引地道記曰縣東三百三十里至海中連岑有上道秦始皇帝登此山刻二碑東二百三十里有始皇漢武二碑此蓋謂之罘刻石言二碑與史記前後刻石合其地在今登州福山石淪入

海不可見矣山左金石記云琅邪臺碑字高跂足始可及拓時必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膠州柯易堂令君語余乾隆二十八年碑將泐縣令宫槵讓束以鐵䕶完然碑上下多罅璺南面迸裂五分之一故始皇詔書亡今海潮至時亦不可拓潮去石盡見乃能施手也柯君貽余拓本首行五夫〻趙嬰五字末行制曰可三字皆不具盖道光初又蝕其第一行矣二行五夫〻楊樛五字三行七字四五六七行各八字八行四字九行八字十行九字十一十二行各八字末行三字其文曰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成功盛德丞相
臣斯臣去疾御史大二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
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初始皇登琅邪列
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
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無擇丞相隗林丞相
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議於海
上凡十一人倫侯者猶列侯也五大夫者秦爵也史
記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
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
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自皇帝曰云云以下七十六

字與今石刻無異惟末金石刻史作刻石則史文誤
也山左金石志金石萃編咸以為首行五夫二二行
五夫二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非始皇從臣姓名
之末行余按史言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
功盛德則是石旁所刻即始皇之大臣從者與二世
無涉也自始皇二十八年刻石琅邪至二世東行相
距十載豈必從官五大夫楊樛等悉無改異如二世
詔書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與始皇時
大臣丞相隗林王綰卿李斯王戊前後各殊可證也
且使其果為二世從臣不宜列皇帝詔書之前此則

察察足以明之矣嗟乎嬴氏棄詩書而用法律力征經營天下翦滅六國毒痡黎畦侈心轍跡自矜功德繼嗣童昏不旋踵而殄宗祀李斯為佐倡言廢六經愚黔首比肩宦寺卒被傾陷其事至悖亂不足道獨以其文詞篆法高踞千古司馬子長曠世奇才尚重其文字著錄青史後禩珍之若希代之寶斯可感也且先秦舊書漢京所貴秦權秦量異時者古者往往取以播討傳記援據顯明而況貞珉之巨麗者乎覽者於茲兼資法戒視猶天智之玉甘讒之鼎其可也

漢麃君墓石人題識說

牛空山金石圖云曲阜縣東南五里許張屈莊西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殳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頷下裂紋如滴泪痕高五尺五寸腰圍七尺五寸胸刻故樂安太守麃君亭口（錢詹事所見拓本字與此同）字徑三寸兩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余今所得拓本兩石刻裝為一幀其一曰府門之卒字較大為一行其一曰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十字為兩行字皆完具（與翁覃溪學士本同惟學士兼拓得石人弁首像）非有缺也審兩石人當屬太守麃君墓

前物與魯王墓近歲久墓毀後人遂移之王墓前若果魯王物宜題魯某王不宜題以麃君矣錢氏潛研堂跋尾云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郡為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為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麃君氏族無攷吳山夫金石文存謂麃姓出魯恭王之後臆說不足信余謂韓勑碑有故涿郡太守魯麃次公故樂安相魯麃季公二麃皆魯人為昆弟行則麃非魯恭王後明矣錢詹事亦以季公桓帝永壽中

猶存此刺麃公疑即季公季公王國相而追稱之太守猶荀淑為朗陵侯相而或傅稱朗陵令也張石公墳云樂安罷為郡則應置太守陸續之中子逢為樂安太守是也 此刺麃君或季公之裔或其族人未可即以季公當之也余按史記秦始皇本紀蒙驁王齮麃公為將軍是麃姓巳見於秦世而姓氏書失之應劭謂麃秦邑未明所據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皆以麃公為麃邑公蓋沿應劭之誤耳鄭君周禮注曰百官所居曰府漢書貢禹以職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尹翁歸除補卒史使

從歸府案事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曰太守以今日至府此太守所居稱府之證也蓋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此三公府門也韓延壽傳騎吏父來至府門此太守府門也府門亦稱寺門何並傳林鄉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是也趙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此三公之府門卒也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嘗出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此太守之府門卒也說文曰隸人給事者爲卒此石人所刻是矣漢書高祖紀應劭注曰舊時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

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方言曰楚東海之閒亭父謂
之亭公卒謂之弩父郭注云主擔幔弩導幨因名續
漢書百官志曰郡太守其監屬縣正門有亭長一人
又曰亭有亭長以禁盜賊輿服志曰公卿以下至縣
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劒三車
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爲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長安
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劉昭注引纂
要雒陽亭長車前吹管又衛宏漢舊儀曰亭長課射
游徼徼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吏赤幘大冠行
縢帶劒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

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續漢百官志注補引漢官儀與此畧同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亭吏舊名負弩案當為弩父改為長或謂之亭父師古漢高祖紀注曰亭長主亭之吏也然則合數說攷之有亭卒有亭長其始所司則一其後改為長職固不同亭卒則掌開閉掃除及擔幔弩導檐是也亭長則主求捕盜賊導從長官習備五兵與尉游徼同事是也亭卒為隸亭長為吏故石刻亭長弁而拱立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張章父為長安亭長

失官是亭長亦稱官任安先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
二職之分此其顯證晉劉卞爲縣小吏功曹衙之以
他事補亭子亭子亦亭父之類耳又攷說文解字卒
注曰卒衣有題識者方言卒或謂之褚郭注云言衣
赤褚毛詩六月鄭箋識㣲識也將卒以下衣皆著焉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鄭注屬謂㣲識也
大傳謂之㣲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
其舊象是則漢制亭長著絳衣亭卒衣赤褚皆有題
識卒衣亦有題識其服色同而名異石人胷前之字
即古者㣲識之遺與門卒手執殳說文禮殳以積竹

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又校軍中士所執殳也石人爲此象豈亦取前驅之儀與前人討論不詳故復鈎稽經注史志而爲之説

南詔德化碑攷

唐史南蠻列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謂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蒙舍詔在諸郡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開元時盛邏皮立生皮邏閤舊唐書及他書皆作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開元末賜名歸義乃求合六詔為一入朝冊為雲南王天寶初遣孫鳳伽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鳳伽異為陽瓜州刺史鮮于仲通領劒南節度使故事南詔常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又多所求丐閤羅鳳

不應虔陀數詬靳之由是怨怒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嶲州分二道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閤羅鳳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為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予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濯祓吾罪也其碑即此石刻是也楊升菴南詔野史云立石大和門外又云在大理府城南太和邨古城故清

平官鄭回撰文流寓唐御史杜光庭書今剝落矣舊史南詔蠻傳鄭回本相州人天寶舉明經授巂州西瀘令巂州陷為所虜閣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曰蠻利命教鳳伽異及異牟尋立又令教尋夢湊牟尋以下皆嚴憚之牟尋以回為清平官事皆咨之貞元中嘗說異牟尋內附猶不忘唐室者也杜光庭元宗御史非僖宗時道士留蜀之杜光庭也碑文整贍書法極似李北海第升菴已言其剝落　國朝乾隆三十五年布政使王昶訪得之因悉載於所纂金石萃編其後碑仆土久文字益漫滅遂少拓本洎嘉慶三年

迤西兵備道李亨特始命工椎拓因加三趺俾得側卧覆以瓦亭障蔽風雨且據雲南通志所載原碑文證以史傳記於亭道光十有二年浪穹胡令君之鍈貽余碑本兩紙及記其一高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廣僅三尺餘其一碑陰廣六尺三寸有餘高僅及正面之半以相互校其高廣之不足者皆工人以其殘缺不摹耳原文二千四百三十六字今存者五百七十餘字篇末可句讀者二百餘字銘詞可句讀者二百十有餘字碑陰不知若干字今存者七百二十餘字惟南詔野史於閣羅鳳引德化碑云家居閣羅鳳則

是取地名以名之今雲南通志原文無此語豈在大詔碑而野史誤記與李兵備亨特記云碑陰刻段忠國等受吐蕃封賞今拓本殘字不見段忠國名得非二十餘年後此碑更有剝落與通志原文以拓本校之亦間有譌漏如蕩穢之恩屢霑蠢動通志穢作濊屢作累聖神天帝贊普通志帝作地業留五代之基通志基作臺銘詞性惟溫良才稱人傑通志無此八字牂歟通志作牂牁皆是今為之粗攷崖畧如左碑稱大軍將棟牟苴等揚兵送檄閤罷府城築碑陰列衙有喻酋苴放苴皆以苴名此其類而通志原文作王毗雙羅時誤耶抑別本不同耶碑稱且安定雄鎮諸爨要衝鹽池鞅掌利及牂歟

案新史初安定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元宗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定城及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而通志原文牂欟作牂牁疑牂欟者南詔夷語之異牂牁者通志傳寫之譌與碑稱於是威懾步頭又云須告所及翕然順從案南詔野史步頭今臨安府地通志原文云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是也碑又稱十四年春命長男鳳伽異於昆川置拓東城此南詔改名贊普鍾之年也昆川即今雲南府昆陽杜平定鄉是也唐史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徙西爨戶二十餘萬于永昌城是昆川本有城永

泰元年又築拓東城於此也碑又云才出人右辦稱世雄又云事叶神衷有如天啓又云列尊敘卑位分九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僭賞罰明而奸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九等即史所謂九爽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爽猶言省也碑又云蕩穢之恩屢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此皆侈言德業設險則謂皮羅閣及閣羅鳳鳳伽異築太和太黲羊苴咩雲南諸城之事也太和城皮羅閣築今在大理城十五里太和邨羊苴咩城在太和城之壯即今大理府城雲南城今雲南省城湯沐之

泉案南詔野史大理府點蒼山玉局峯之南今龍尾關之西有温泉又雲南府安定州城外有温泉色如碧玉清鑒毛髮滇中十七泉此為第一又點蒼山中和峯之下有靈泉溪武定州城南有泉春時則香土人於二三月間祭之汲水和酒飲能療疾此所謂靈津蠲疾也碑又云建都鎮塞銀生於墨觜之鄉候隟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由人傑地靈物華氣秀者也案南詔野史鄧川州東三十里豪猪洞南山頂有石牆下有龍潭昔武侯擒孟獲於銀坑洞即此南詔八節度一曰銀生今景東廳及沅州是大抵皆往日

産銀之地故以名之也碑又云夫德以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紀後嗣何觀可以刋石立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爨盛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葉下缺心懷吉甫媿無贊於周詩恭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爨盛二字通志無其義未詳八王及吉甫奚斯皆以往事相譬況也其銘詞曰兼瓊秉節貪榮構亂謂天寶四載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寍城羣爨震駭共殺築城使者元宗詔蒙歸義討之及通志原文言兼瓊遣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爨歸王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寍之事也銘又曰亂深豎壁殃咎

匪他塗窮自殪此謂張虔陀待不以禮陰表其罪閤羅鳳由是反及通志原文言馳表陳冤爲中使賈奇俊所抑發兵攻之虔陀飲酖之事虔陀碑稱越巂都督嘗任雲南别駕而新舊二史皆以爲太守則史誤也銘又曰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兵海隅頓營江口此即通志原文所謂虔陀與吐蕃陰謀滅我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三路並進與將軍王天運腹背交襲天運敗死仲通夜遁之事新史言仲通薄白崖城舊史言軍太和城而碑銘言頓營江口則亦史誤也銘又曰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孤糧絶

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由故設此謂天寶十三載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討之涉海而疫死相踵於道宓軍大敗死者七八及通志原文三軍潰衂元帥沈江之事史言宓覆於太和城通志原文言進逼邆川邆川川字亦作鄧今大理府之鄧川州亦宜以碑爲正也又原碑文與銘皆以祭葬唐兵屬李宓邆川之役而新史繫之天寶十載仲通曲靖之役云閣羅鳳斂戰胔築京觀則又史之誤也銘又曰漢德方衰邊城絕援口我兵戎敗彼郡縣此謂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取嶲州會同軍之事也銘又曰惟忠惟孝乃明乃哲惟性惟

溫良才稱人傑邛瀘一掃軍郡雙滅此通志原文所謂贊普鍾六年漢復置越巂以楊庭遲爲都督兼圍臺登乃遣鳳伽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越巂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揚兵邛部回旆昆明皆史所未詳也銘又曰覲兵尋傳舉國來賓口口口口懷德歸仁碧海効祉金穴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此謂閤羅鳳據清溪關以破越析梟于贈西而降尋傳驃諸國之事通志原文稱爰有尋傳疇壤沃饒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欵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召自來祁鮮望

風而至皆侈陳開闢之廣也新史云尋傳蠻其西有
裸蠻又云祁鮮山之西多瘴歊祁鮮而西人不蠶是
其地也金穴者新史云長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
得之麗水多金麩通志原文亦稱西開尋傳祿郸出
麗水之金南詔野史云天寶十四載鳳築麗水金寶
城是也其碑陰題名有謂之清平官者朱清平官決
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有謂之大軍將者有謂之口
口前戶曹長者有謂之大軍將前法曹長者有謂
之大軍將兵曹長者有謂之客曹長者有謂之軍將
前兵曹判官者有謂之軍將兵曹副者有謂之軍將

士曹副者案南詔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列日議事戶曹客曹兵曹法曹士曹倉曹此六曹也判官及副則其佐也有謂之開南城大軍將者有謂之拓東城大軍將者有謂之白崖城大軍將者案南詔有八節度拓東其一有十瞼夷語瞼若州白崖瞼其一拓東史作柘東非也鳳伽異築拓東城即此南詔野史天寶十一載閣羅鳳發人口百戶於浪穹築白崖瞼城是其地也貞元十年異牟尋破施蠻順蠻俘其王置白崖城此又一白崖也有謂之大總管者有謂之軍將羣牧大使者有謂

之口口口兼知表誥者有謂之大總管兼押衙者有謂之詺親大軍將者有謂之軍將傔人佐者皆史所未及載也有謂之大軍將大金告身賞錦袍金帶者有謂之清平官小頗彌告身者有謂之大軍將小金告身者有謂之小銀告身者有謂之小銅告身者有謂之小鍮石告身者唐史吐蕃傳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又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通志原文云嚳贊普仁明重酬我勲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阿貝珠毯衣服駝

馬牛韉等賜爲兄弟之國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
授長男鳳伽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
寮寵幸咸被此碑陰所臚諸銜名告身服飾是也頗
彌疑即頗黎鍮石則次於銅者也大金告身者舊史
貞元十二年韋皐招收得投降蠻首領髙萬唐等兼
萬唐先受吐蕃金字告身五十片其證也瑟瑟者于
闐傳徳宗遣朱如玉求玉於于闐得瑟瑟百斤康者
傳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南詔傳貞元時遣清平官
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生金瑟瑟其證也有謂之
賞綾袍金帶兼大大虫皮衣者有謂之軍將賞紫袍

金帶兼大虫皮衣者案南詔傳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即所謂大虫皮衣虫蟲之俗也異牟尋貞元受冊金甲蒙虎皮執鐸鞘此南詔所貴猶東謝蠻酋元深冠烏熊皮冠身披毛帔可入王會圖者也南詔自開元天寶累葉膺唐爵命賜賚甚厚而閤羅鳳甘心臣附吐蕃受其封冊上下汚賞著於貞石夫豈阻兵安忍不顧為不侵不叛之臣抑以為西戎之金印勝於中華之錦袍鈿帶贊普鍾之偽號高於歸義之名王乎彼指碑祓罪之言猶有媿心焉毋亦誠奸邪逼辱

譏枉莫伸處不得已之勢而發之也於戲自古外釁之開未有不由邊帥怵虐撫馭乖方激變潰癰搏水過顙雖徼戎蠻豺狼之性安得不為偪汞之銜矢然自是害貽畺埸殃罹兵民度支耗於算緡精銳殫於鋒鏑源其禍首縱身滅骨剉馬足蔽辜如南詔以鐵橋外部寖滋驕大始未嘗不入朝受賜恪恭藩臣之分其後畏遣抑屈苛詐無禮馴致兵連讐結與有唐一代相終始庸非百世之殷鑒乎哉稽古者於此重有感焉而非獨沾沾訂前史蒐古刻賞奇文以為樂也

案雲南通志古跡載閣羅鳳刻二碑一曰南詔碑在城西南注以為天寶間閣羅鳳歸吐蕃揭碑國門西瀘令鄭回撰文今無可攷一曰蒙國大詔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詔羣臣頌德之碑注云在城址鄭回撰文杜光庭書今剥落殆盡金石萃編謂此碑刻在大秝元年其刻石國門之碑朱子綱目系其事於天寶十一載相距十五年攷南詔野史不言有二碑而引德化碑家居閣羅鳳語通志碑文無之疑此語在蒙國大詔碑而通志脫漏雲南通志以為大詔碑即德化碑是也然史與碑皆言閣羅

鳳歸吐蕃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正是此碑中語安得屬之南詔碑而反以為無可考耶通鑑系築京觀及刻石國門於天寶十載而綱目系於十一載皆誤金石萃編據史以波羅是樹名非虎皮然碑陰明言大虫皮衣非樹實矣因附識之

泉山辨

甌粤之區泉山有四焉在浦城縣東北六十里者太平寰宇記引建安記云山頂有泉分為兩派一入處州一入建溪在泉州城北五里者亦曰清源山周環四十里方輿勝覽云山有石乳泉澄潔而甘其源流衍下達於江以泉名山及州以清源名郡皆本於此在福州之城東北隅者一曰冶山三山志云宋治平圖曰泉山熙寧圖曰將軍山唐開元置福建折衝號泉山府兵皆即冶山為名唐裴次元作天泉池題其山亭今山下猶有泉一泓紹興閒薛殿撰弼創泉山堂

其側蓋識古也後人或以泉山在蓮花山下有指鼓山為說皆失之在温州城東南四十里者亦曰大羅山廣袤三十餘里寰宇記云東𡍼枕海引永嘉記山𡍼有泉天旱不涸故以名山山東有瀑布長數十丈頂有大湖之四者樂子正梁文靖祝和父各指為東粵王居保之泉山以余攷之惟温州之泉山是其餘皆非也漢史朱買臣傳所謂故東粵王謂東甌王也所謂今東粵王謂餘善也惠帝三年立閩君摇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閩粵列傳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閒謂東甌為東粵此其

證也建元三年閩粵圍東甌東甌不能離其都而走保海瀕之泉山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閩粵亦未嘗與漢交鋒也買臣言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非謂居保為距閩粵特謂摇以下數世都東甌而明其有險可據耳東粵既徙江淮閩粵王郢亦被殺漢立無諸孫繇君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又立餘善為東粵王當處東甌故地而與繇王並處國中是其後東粵居在東冶而不在東甌矣至元鼎五年漢破番禺樓船將軍楊僕請引兵擊東粵上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

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上遣橫海將軍韓説出句章浮海自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咸入東粵是時東粵三道發兵而漢四道發兵出武林者由浦城入出梅領者由贛汀入此陸道也出若邪白沙者由會稽入回浦抵東甌若邪者會稽山白沙者永嘉嶺也此水道也而韓説一軍出句章以舟師從東方往乃由甬東海道而南也買臣言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此欲以舟師由東甌海道伐東冶也及買

臣拜會稽太守歲餘受詔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粤卒用其策成功即元鼎六年事也蓋自句章趣永嘉自永嘉趨東冶揚颿鼓柂建瓴而下拊東粤之背而扼其吭故可由海師破滅速於諸道而海師先至故粤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等謀俱殺餘善亦以其衆獨降橫海軍也東粤王更徙處南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其福州之南臺白龍江乎淮南王言粤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其居大澤蓋以練水軍耳猶之閩粤王治兵於冶南也且一以拒漢一以控繇王殆當日謀國之本計與五代漢初南唐圍李仁達於福

州吳越將余安自海道赴救至白蝦浦海岸泥淖布竹箐而前既登岸奮擊南唐兵大破之顧祖禹方輿紀要以為白蝦浦即白龍江也然則白龍江固自昔用兵之地漢於東粵亦猶是爾今一統志永嘉東南至霞浦二百七十里霞浦至福州二百八十里除泉山三十餘里故約之曰南去泉山五百里也以買臣之言印之漢年時地勢事蹟無不脗合泉山之屬永嘉確然無疑若以為浦城之泉山既非浮海所能到福州泉州之泉山又非故東粵王所居且安得有千人不得上之嶮顏師古注漢史謂泉山即今泉州之

山師古時泉州則福州也明郭子長郡城水道書謂無諸都冶冶山之前皆池周可數里據高阻臨巨壑江流繞之是稱險隘陳女翔閩中攷以爲買臣所謂嶮則指崇安浦城邵武三關不可泥守險之說而亦主冶山爲泉山不知即移屬故東粵事於閩粵然粵方距漢不守嶮於遠而區區保其國都恐豈至是哉而就清源言之餘善更南徙五百里則在漳潮之境雖東粵從擊呂嘉兵嘗至揭陽然豈捨國都不處而自遁於邊陲以取窮蹙耶余是以排衆難而闢之如此

唐置建州辨

唐武德四年置建州自杜君卿通典李贊皇元和郡國志皆云然杜李上距唐初不遠以唐人述唐事其言必可信新舊兩唐史地理志及唐會要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並同盖皆據杜李二書耳新史高祖本紀煬帝時林士宏起豫章劉元進起晉安案晉安當為建安字之誤也自晉至梁立晉安郡陳改豐州又為泉州大業二年改為閩州三年改為建安郡煬帝時不得仍稱晉安也又云武德五年正月己酉劉元進降案隋史煬帝本紀大業九年秋七月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

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冬十月壬辰變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尅十年六月辛未賊帥鄭文唯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魚俱羅傳元進作亂詔魚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吐萬緒傳元進攻潤州帝徵緒討之賊窮蹙請降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資治通鑑云元進據吳郡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又云元進退據建安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討之元進變敗死於吳其衆或降或散世充名降者悉阬之死者三萬餘人由

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然則隋末建安之陷乃始於鄭文唯林寶護等其先附於元進而元進後亦退據建安故新史溯煬帝時建安之兵以元進統之不復分析其後元進雖死餘黨或仍稱元進名以號召賊衆示元進不死故新史於武德五年正月但書劉元進降亦不復分析非與他書違舛也而元和郡國志云隋氏喪亂建安縣人擁衆自保武德四年歸附遂於建安縣置建州所謂建安縣人非即元進之黨鄭文唯林寶護等乎通鑑所云唐使者王義童下泉睦建三州八閩通志唐都督府都督刺史並載王義童名

注云武德末往即元和志歸附置州時事然通鑑繫之武德五年正月與元和志四年之說不合而與新史劉元進降之年相應何也攷黃仲昭宏治八閩通志云武德四年移建州於建安尋為妖賊武邁所陷五年刺史謝元治敗之而復其地汪佃嘉靖建寧府志引舊志同其言非能虛造宜本之閩中記是武德四年建州再陷史未之詳故諸書言武德五年置州者傳聞異詞殆皆由此唯王象之輿地紀勝據通鑑以駮新唐志謂建安陷於蕭銑始有泉建二州不應武德四年豫立州名案蕭銑傳銑據岳州自稱梁王及隋亾林士宏據江南

銑遣將蘇胡兒拔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至交趾北距漢水此武德以前事通鑑亦載李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此與閩中無涉豪之謂建州陷於銑非也或謂建州歸附在林士宏既降後然士宏始據江南銑拔豫章士宏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武德四年十月銑降五年十月士宏降是士宏之降又在銑後其地亦與閩中無涉而沈法興李子通之徒竊據吳越洎武德三年四年之冬俱已敗降或死其地盡爲杜伏威所有故唐使者得由吳郡餘杭以下泉睦建三州安在必五

年士宏既降後始置州耶輿地紀勝徵引辨訂多詳
覈在方輿勝覽之上可與寰宇記並驅獨此篇未碻
今爲正之輿地紀勝又以新史六年別置建州此建
州乃福州字之誤非象之之失也